

剡源集卷第三

元 戴表元 撰

記

清峙軒記

余嘗愛東晉人善清言談之使人翛翛然有高世想及出而預人家國事輒不能盡酬其懷然議者終以前意不相異同曰是固有命乙巳春遇高安李所瞻於冰溪之上相與劇談此事爲之太息既而諗其居有讀書之軒名清峙問非東晉王茂宏以稱庾公者乎則大笑夫庾之得於人不薄矣起世家不出門致公輔聯貴姻據要權而身兼名賢之日一日進用少遲則九州四海以爲鬱子不見夫山

世說王公目太尉
 尉嚴清峙
 壁立千仞

忽雜出景星
鳳皇於峙字
亦何所發明
吾所未喻

歧

乎山之崑崙上摩青蒼下蟠無垠然必能出雲雨吐光景
興草木藏虎豹游仙真人始異而神之世稱瑞曰景星鳳
凰景星鳳凰不得數見也見則其時良其國昌庾公之清
峙人望其爲山爲景星鳳凰可也庾公其能然乎若吾所
瞻恣睢於詩書之林頡頏於風憲之府徐行而廉取精思
而靜持幅巾布衣起乘傳車以柱後惠文彈治道強侯悍
將不少震撓公休吏退焚香閉閣吳吟洛詠作仙人處士
亦無愧怍此其規模器量雍容蘊籍豈與夫退不怠進進
不能退往來於功名得喪之歧者同年而語哉雖然晉人
猶能清言人物如庾公清峙猶可觀也更後百十年清言
日微以至於隋唐科舉興名檢廢士長驅疾馳不暇峙矣

吾與所瞻生於百世之下百世之上事無庸淡議所瞻之
鄉有三劉先生清風高節過庾公遠甚暇日約所瞻登石
龜峰絕嶺踞畏壘臨滄浪誦冰玉堂之詞歌廬山高之篇
以爲樂以附於古人班荆傾蓋之贈可不可乎所瞻曰唯
唯因以爲記

容膝軒記

始余讀書則嘗想像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
諸書中之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合然後已出而
語於人曰如子言則當席地而坐汗竹簡科斗書編韋而
讀之而後可又益求不止則夫是棟宇衣冠飲饌者將皆
不合而子豈不爲怪民哉余曰孟子之論友也先論世而

學禮者道古昔稱先王豈曰吾具耳目口鼻四體儼然但當為今人也而已乎自為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會稽孫君凝字德夫築別室於寢之東偏聚古聖賢人之書以學於其中命之曰容膝余聞其名而思之蓋聞古之君子所以居其躬也勞矣雖一欠伸一俛仰而不得肆也其揚之有次而動之有業聚之有分而息之有時凡其得專席安車凭几杖而休者惟老而貴若為師者為然餘人則否而士非其世家若秀孝有聞於上則何能脫乎沾體塗足之勞而近於冊書琴瑟之事若今之士職未離於子弟而享父兄之安身為匹夫而兼封君之奉不賢者在所不論賢者亦不過飽食放言於禮

行字校本均刪
短按下有得行
不得行得則此
行字似不可刪

容膝乃危坐
跏趺坐也管
寧一繩牀三十
年嘗膝處皆
穿而容膝之
謂烏在其非
禮乎

法之外故夫昔之有為容膝之言者體已若少倨然非三代學士之所得行也又嘗下之而論則昔之抱膝而歎者今之道家導引之似也昔之膝行而謝者今之禮家匍匐之似也其云容膝乃近於今浮屠家趺坐而儒家反以為非禮者也於戲以三代學士之不得行而今得行之以吾人所笑以為非而或以為是是不可不思其然哉然余竊嘗聞之古之學者左圖右書國家以來士大夫好事家往往猶能置圖書於壁牖間暇日賓遊者至即與之左窺右索以徵古事之所由起故談笑動作皆有本末孫君世家詩書多聞而嗜學方今棄軒裳薄城市而為山人處士之事望其居清氣蔚然傳不云乎禮失則求諸野他日余也力

炎洲集卷三
三
作之隙踵門而來俯身而請儻幸惠然教之君曰吾固願聞於子者也蓋書之以附於吾說之後軒成之明年剡源戴表元記

餘軒記

鄆程士安佐浙東元帥府於明公退不忍棄其餘日讀書以明理畦所居軒外餘地種蔬以給食而問軒名於余余名之曰餘軒士安逡巡而笑曰吾之問子義止於是乎余爲詳言士安之起居出處所以資於餘者以告之人之居世必有事焉以勞其心思而役其筋骸古之君子自孩童以上糞除趨走絃歌舞蹈弓矢羽籥之類及諸賤事無不嫻熟故平居多勞而少疾一旦驅之臨煩處劇則亦無趨

起畏懦之色者餘於身也齊民之倫莫貴於士爲士而不識其事憤焉與凡民何異豈獨不異仕而縻之則反以爲賊不仕而儕之則反以爲蠹山林韋褐之徒足未嘗履官府而憂人之憂急人之急魁然負廊廟之望者餘於識也以醫藥者不習則殺人以沒汭者不習則殺身政之禍福危於醫險於汭而人之習之益鮮羣居豢養不知衣食之所自來況復餘事今以一人耳目之聰明坐於五流四民之上而指揮布置縱橫左右人人不失其所欲者餘於政也谷容澗湖容谷瀆容湖海容瀆閭閻隘夫扶背嚙齒出橫逆以挾人至於大人長者之前如飄風然蓋有有道之士以容一世之人而未足觀其胸次休休焉若可以容天

地萬物者。餘於量也。才支一時。智周終身。是能及其所知而止。惟德無所止。堯舜垂文章。爲永世法。禹之水功。稷之農勞。仲尼之儒道。衣被長育。且累千百年。天之助之。人之味之。亦累千百年不絕者。餘於德也。士安生於齊魯。諸生之宅里。衣冠翰墨。今爲許洛通才。盛年方出遊大藩府。於學何所不該。於用何所不給。鉛槧俎豆間事。不可不問而悉也。抑此五餘者。其毋忽忘乎哉。士安唯唯。因書以爲記。

省軒記

大名王麟伯官蕭山三年。秩滿當北歸。畱行過余於吳。見諗以其所居之省軒而求言以爲記。余惟麟伯自其少時。則旣知誦習於聖賢人之書。長而能遊。則及接識天下之

名卿賢大夫。游倦而仕。則又能行其所知。而無愧於百里之民。是其平生本末。種種皆非流輩所及。顧方兢兢然願內自省焉。豈非厭時材俗譽爲不足喜。而求庶幾有見於道乎哉。抑余區區之愚。雖不足以助麟伯。姑嘗試爲麟伯誦其所聞。而麟伯亦嘗試爲余聽之。蓋余居山。知天台華頂三十六峰之險且艱。而山中之往來而行者。未嘗病也。問行之人。則山之縈紆屈曲。低昂起伏。嵌窪偃突。雖陰暝霾晦。而一能識其處。他日其人與羣兒戲平陸。白晝蹶焉。又嘗行大川。凌震澤。浮揚子。見舟人駕扁舟於溟茫洶湧。吞天浴日之濤。日無畱瞻。而手無停操。人人爲之震眩失措而已。方夷然不自以爲勞。及乎篙休載輸。放意酣臥。而

漏生其中。此省與不省之說也。今夫吾人以其邈然之身，行乎世故之風波，而歷乎人情之險阻，功名利祿之誘噓，之於外，妻子饑渴之迫，驅之於後，此雖欲省且不得暇，而顛迷陷溺之憂，何由而免？故古之人，居則必有盤盂几杖之銘，以省於視動；則必有珩璜琚瓊之節，以省於聽納；履也，必有紉以省於步；飲酒也，必有禁以省其量；御省於駕，立省於珮，交際也，省於辭令；侍命也，省於容色；齋戒也，省於胼蠶；寢息也，省於夢寐。此猶曰平居暇日，常情恐懼云耳。古之學道之士，稱能省其身，莫如曾子。曾子垂沒，啟手足，自謂能全而歸之，而小人姑息之愛，方見慚於執燭之童子。蘧伯玉能悔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而

能自儆戒，其高年卓識，無一毫衰頹昏憊之氣，則其精力剛強時，從可知也。麟伯之齒方少於余，余也蓬蒿之資，俘獲之器，身不待恭而卑，語不待簡而訥，而麟伯居處參養，聲實皆厚於余，以余之猶不敢惰也，而麟伯安得泰然無虞乎？惟各不至於白晝平陸之蹶，篙休載輪而漏其舟者，幸甚。於是麟伯謂余之言，慙俾書而刻諸省軒之石。

清茂軒記 意味深厚

剡源在雲山，與四明洞天相爲犬牙，異時避世幽棲之士，蓋多有之，而故家荒蕪遺牒散落，余嘗恨之久矣。獨所謂大雷山者，嘗爲唐賢謝遺塵所居，其名著於騷人墨客之賦詠，蹤跡宜可考見。然剡源有兩大雷，東西相望百里，皆

在萬山之中人跡罕到之處余亦無從淡覈其何以也兩大雷之下皆有石門鐵壁平立湍流貫之因而謂之門而在東之門適去吾家不遠余既來爲農時時以賤事往來其間門傍有龍祠間隨父老禱謁水旱頗愛其土狹不枯山窮不憚雲泉蔽溪竹樹翳密私以爲謝公之居庶其在此訪歷其聚賦梯高以飛宇夷凹以展圃青簷堊垣斷續隱見謳謠之聲忽出林莽嘻乎異哉有毛氏子震卿秀整而業文其廬獨當溪山偃薄之會蓋毛氏自曾高以來世稱寬厚長者至乃父始以詞賦薦名於鄉而上諸天官於是招延賓客儲蓄異書闢一軒於燕居之左名之曰清茂余每過之酌泉而歌席陰而坐爲之徘徊忘去殆不獨以

其居也嘗卽軒中所見問之子知子之軒之名之所從始乎夫斯泉之水清矣泄而達之可以至海有不失今之爲清者乎亦有未至百十里而止者乎斯林之木茂矣望之蔚然可悅追而致其材有中爲九筵之室者乎亦有取而爲雞豚之柵猿狙之棧者乎是不可得而知也今吾子之居於此土幸而無四方之事力業以美藏量材而慎出一匕之餐必勞而後食一武之地必視而後蹈吾見祖父隱於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爲達人者矣未有既爲達人而子孫得返於農耕者也何者其先之善抑鬱於隴畝之間百年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爲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與御美倩恥於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林一決而不可

名言

名言

復收勢無足怪。吾視子之志與年皆不可及。顧方閭閻愿
靜。若有所耽於勢祿之外。而余亦倦遊駸尋老矣。其獲免
於前之云云者哉。震卿聞之。灑然而喻曰。幸甚。然必書之
以警來者。遂書以爲記。

恕軒記

條陽有韓李氣息

東平程侯士譽爲通守於吾州。和以承長如兄禮以接士。
如賓。恕以恤民如子。嚴以馭吏如隸。而獨於姦魁俠徒。譁
黨貪類。疾之如仇。每臨廷發政。心平氣爽。春暘容煦。而一
得其人。則研窮鍛擊。不貸絲髮。逸者門禽。稽者窟考。由是
平時世家根連爲惡之。曹收蹤改業。一國稱快。而不得志
者。亦狙伏而伺。暇日。余嘗過其退公之居。見室顏之扁曰。

恕軒余請之曰。得無意有所抑。若古人佩琴服韋之比乎。
夫恕之爲名也。約而其道甚廣。儒者蓋難言之。而人情之
剛柔緩急。與夫處世之拘通。行事之寬猛。尤不容以一槩。
其至大要。則嘗苦於利害。喜戚之不能相知。一不相知。連
牀隔於楚越。同氣疎於途人。而況持三尺之法。以臨一州
之民。勢邈而分懸。情淡而貌峻。而欲興其所利。除其所害。
就其所喜。違其所戚。戛戛乎難哉。故善治民者。嘗先於以
身推之。曰。吾之未來茲邦也。因居於家。吾爲長於家。而患
承我者之不吾和也。故推之以和其長。吾爲士於鄉。而懼
接我者之不吾禮也。故推之以禮其士。吾之居廛。見吾之
鄰。有爲民窮而無所告。而有司不之恤。吾非之。故推之以

慈其民吾之居位見爵官貴將幸有權而爲吏控持以暴其民而不能馭也吾嗤之故推之以嚴其吏至於姦魁俠徒譁黨貪類天道之所不容公法之所必誅自吾有知識則心誠嫉之推之他人其誰謂之不然故於文如心爲怒人之所欲和所欲禮所欲慈所欲嚴者皆吾如其心而欲之於家行之於國蓋無往而非怒也且虎狼不遯羔犢不育蓬莠不除禾黍不興姦魁俠徒譁黨貪類不清良民不寧爲長吏者惟能於此有所不怒然後能行真怒故曰仁者必有勇又曰惟仁者能惡人堯舜之罪四凶周公之懲荆舒刑管蔡仲尼之誅少正卯其爲怒也宏矣而於政何所傷於侯之意何所當抑而余復何所贊其辭乎於是侯聞之翛然而喜肅然而興曰美乎子爲善言人情者其遂爲我記之

蒼翠樓記

後無收束

宛陵多名山人以李太白所愛遊常常誇談之然而其州多平岡淺陸城居者初未嘗得山而玩焉出郭西七里至王敬叔之居則宛陵之山四面集於其門近者盤旋遠者鱗鱗而敬叔之居自其先君子所植古梅老桂修松茂竹陰森翳翳儼然幾如雲門石洞有一樓橫峩其巔尤與山稱敬叔旣取太白詩語名之曰蒼翠樓而從余索文以爲記余惟天下之物凡其不能忘情於榮辱成敗者往往須

眼惘是有喪者之

名而行名榮而榮名辱而辱名成而成名敗而敗然其得之也必各顧其分故季氏强大夫也不得越境而有東蒙孫叔敖賢相也僅敢取寢丘之陋封惟夫高曠奇逸之人無求於時不拘於物彼山林草野煙霞泉石之具又非人情之所爭物論之所禁故可以多收橫取而不較若今蒼翠樓之託於太白是已方太白之來宛陵出於一時飄忽神馳氣跨不可測識而宛陵在江東古爲衣冠玉帛往來駢集之地想其名王貴卿車轍馬跡處處而有今千百年後乃知太白獨常遊之甚者雖非太白所常遊者亦欲扳挽其平生辭藻而及於乎是豈不以其人耶余觀敬叔天資明爽不耐羈束時時惘巾野服蕭散塵外居家資產不

能致百金而常好客置酒酒酣與其兄弟高歌朗吟下筆皆無俗子氣韻似此輩流固當爲太白所許頗恨生晚不及識其先君子而規模蹤跡家風井井已略可以得之矣

充安閣記

如此文騁莊門而排蘇堂矣

剡源翁居不能二十楹界其中之後垂蔽之以爲閣冬舒其簾夏達其牖溫涼晦明時闔闢之以趨便焉人皆不堪其隘且勞而翁居之彌安家無浹晨之儲兼金之值而有書一車悉取而陳諸閣之四旁坐閱而臥諷之左右縱橫充然無不滿之處因命之曰充安嘗歎曰昔周元公有言君子以道充爲富身安爲貴我不敢希其人而希其言可乎然雖名之久而猶疑之一日忽悟而笑曰吾所以疑於

元公之言豈不以富貴爲美物而不敢居哉夫聞其名猶疑之而遇其實將如之何是故不可以無學也今夫余也固剡山之窶人也而昔之當仕者亦余也有仕有不仕而余一也昔嘗見有乘車而行於途也其不乘車者相與羨之他日逢大官於途則其乘車者先俯然下之豈不以其尤嵬嵬哉等第而充之人之相羨無有紀極而山林道學之士非而訕之曰是俱不足爲吾道者若是者亦高矣又有遺世忘物之士笑其爲高者曰彼自爲彼吾何以存於口而非訕之爲我與之俱行於途如壯夫之觀優不怒不悅如飽人見嬰兒之珍其餅餌不嚙亦不唾也然則余今之窶爲何所失於余乎余行四方而不知田疇稼穡之事

連臺見字浩
氣至涌似從
陳鴻祖東城
老父傳化出

今始力而爲之而筋骸已疲不可勉強顧吾居之左右前後無非農者而余安得偃然獨辭其勞呻吟偃僂一年而知其候二年而通其業三年而寒暑燥溼欲與之俱化每至釋鉏解笠之暇入休乎充安意挾一冊而披之見古之高人勝士如鴟夷子皮張子房之徒辛苦兵革之中晚暮脫乎不測之險遺其千金相印幾無所適欲如余之徜徉鄉井棲伏原圃翛然爲無名布衣而不可得也見申屠蟠司馬德操輩適於喪亂全於貧紆若可以無預人事而身居名賢之目其風采爲四方人士之所走集欲如余之交疎黨棄指議不及伸眉縱足於是非臧否之外而不可得也見皇甫士安王仲淹幸可以充默自容而何用著書以

取名於時見諸葛公房喬丞相起猷猷而騰風雲歎其忠勞以沒而惜其子孫遂捐家世耕漁之誓以輕其身而余於是閣心無遠馳業不他慕時勤而作遇倦而息屈伸偃仰以舒吾體周旋涉歷以散吾目環堵之內方寸之小而山海眾物之藏具焉宗廟百官之美寓焉古今九州萬里之交聚焉當其氣快體適何有乎王公之尊何睹乎宇宙之廣何慕乎千百世之下名余爲何人哉而況乎人間區區飢寒得喪榮辱之懷何足以空言言以是爲充安於元公之言可乎不可乎且吾閣吾名而又何疑可不可於他人耶言畢諸兒置書執筆請曰翁今之言大於韋絃不可以無識也豈惟翁自命之其有所教矣遂書於閣之壁

空疑作室

又何二字別校
本皆塗去

松風閣記

似賦

山陰王德王之居在州城之東隅因臺池之秀林丘之勝橫俯之以爲閣而名之以松風旣乃以諭於余曰於子何如余惟山林風物耳目情態之殊樵夫野客能淡知之而不足以爲樂江湖市朝涉於世者忽然得之足以爲樂而不能以淡知若余者庶幾知而樂之而德玉庶幾聽之今夫松風者其初發於陰巖撼乎陵丘當夫天地閉塞萬物枯槁鳥棲獸藏路無往來沙石爲之飛走林谷震而驚恐則是風也衝撞叫呼觸者容傷當者膚摧非夫堅全而不蠹靜密而自重者鮮不撓焉若是者特適遇其怒耳及乎委蛇而休優游而行春和氣明人禽熙恬山光野聲相爲

清妍則是風也。徘徊乎卷阿，周流乎平林，昂者爲舞，偃然爲笑。雖培塿叢薄之間，可以暢意自樂。而況於翹翹者乎？若是者，又適遇其喜矣。乃若驕霖欲收，稚暑方壯，潛居愁霑，幽伏畏喘，千金之子，環堵之夫，鬱鬱不得免焉。颯然微涼，幕舉襟啟，開牖而視之，則蒼雲扶疎，清蔭如屋，纖塵不搖，百竅猶默，而脩脩溲溲已爽焉。若游清冷之淵，而餐沆漚之漿矣。當此之時，可以投壺雅歌，可以抱膝長嘯，可以偃息，可以笑傲。若是者，可謂樂之極。遇之至，而世言松風者，庶幾乎得之矣。今夫德玉居有紛華喧囂之厭，出有功名進趨之恥，清修而強學，虛心而敏事，視人間之得喪休戚，榮辱喜懼，豈有以異於寒暑之變？顧吾所以堅忍自持。

逍遙內得，小失意而不遷，太獲願而能止，亦有以遇於適然之遇。爽焉之樂者乎？古之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彈琴著書，飯蔬飲水，以爲榮於軒綬，甘於鼎俎者，用此道也。德玉肄習之暇，登斯閣也，想斯名也，必有灑然於中者矣。德玉曰：是吾樂也，抑吾願與客同之，遂以爲記。

拂雲閣記

貴溪道士盧明仲，旣創築玉清觀於所居廬峰之山中，卽其上游，架一閣焉，以栖心放目，而取於物之至清而至高者，榜之以拂雲，而徵記於余。余異之曰：噫，有是哉！夫雲發於微茫，散於冥濛，而反於虛空，來不知始，去不知終，其無定止。若是而欲取之，以爲清，以爲高，蓋人之強名其然而

垣按道疑作遠

然而雲豈其然乎且吾居於山頗知雲請為明仲彷彿言
 之而明仲亦彷彿為我聽之蓋余之昔也嘗健游倦歸而
 迷其鄉望望然千步數百里之外以為雲皆在墟市井落
 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望之以為雲在郊陌
 藩獲及至郊陌藩獲而雲無有焉又千步數百步之外而
 望之以為雲在林薄崖谷夫自墟市井落累進而至林薄
 崖谷其取於雲彌近矣就而即之雲終不得而存何也雲
 固與人相得而遂欲誌而取之則不可也人之求有見於
 道亦猶是焉彼道游而忘歸迷鄉而不知求者姑置勿論
 幸能歸而求之其初焉不至以為在言語章句求之言語
 章句而無之則以為在名物度數求之名物度數而無之

則以為在居處動息求之言語章句則墟市井落之類也
 求之名物度數則郊陌藩獲之類也求之居處動息則林
 薄崖谷之類也人之求道而能擺落言語章句超脫名物
 度數一取之居處動息用力也精而見功也敏賢於常流
 何止萬萬抑豈居處動息明仲登斯閣也澄觀反視凝思
 靜察一窗戶開闔一几榻縱橫一巾幕張弛無非道者豈
 惟一雲一泉石俯仰一草木卷舒一禽蟲語默無非道者
 然就而求道種種皆不可得是雖君家計然之智不得而
 推莊周之辯不得而悟而余也當復為何言乎明仲居山
 林久泊然於世無奔競意性篤孝養一母老矣廬西峰下
 對之若不忍晷刻離去當世所尊尚清高有道士非君

垣按原刻本作慮
 清：西校本作慮
 玉清西當公之

西廬峰下

輩其誰

潛窩記

文最峻潔

剡源之徒陳生養直題其居曰潛窩客有疑之而言於剡源翁曰陳生年方強氣方開而遽從事於潛也何居他日閒暇以問生生日彼客者安知吾潛哉吾之潛有三吾之幼小爲子弟於家懼倫類之不通而疎於禮而願潛於學長涉世亂懼憂辱之切其身而願潛於名益長而老且及之無以傳永遠也而願潛於德爲窩而揭焉朝出而履其外吾思之介介夕歸而寢其中吾憂之沖沖起居食息凡惟是三潛不敢置而何有於客之云云哉始翁以避地西來幸與生家交故舊謁館憩止於時見生雁行間步驟峭

垣按討憂心忡
沖當作忡

舊字疑衍

楚旣而隨諸兒受書稟業知見日聳然私心不過以翰墨事相待行藏離合忽然不知光景之變化迨茲聞拒客語爲之爽焉自失蓋翁之於潛亦習之五十年而猶恐不至者也乃以其意作詩三章歌之以廣生一歌曰生誠潛於學兮寧惘惘以行其朴兮毋嘒嘒以爲覺兮再歌曰生誠潛於名兮春華之英英兮須風霜以成兮三歌曰生誠潛於德兮薄取以厚吾宅兮抑貸而不獲姑耨而食兮歌畢因書於窩之右方以爲記至大己酉季冬旣望

壽樂行窩記

始余兒童時受論語至仁智樂壽之章而疑之有老先生教余云人惟無物以累其心則壽樂生余時愛其言簡而

終不解蓋自涉事以來行世故苦樂榮辱四十年然後知其言妙於理也今夫人之居世雖強弱勞逸不同而年壽之量大約皆可期以百歲富至於萬金貴至於卿相與夫陋巷一瓢之貧賤充其所求亦各有以自樂然得於天者或失之於人得於人者或失之於天故山林虛曠矯世之徒爲莊周列禦寇之學者寧不願久生富貴以爲高其說曰人壽則多辱南面之樂不如泥塗之無憂而市朝沈溺之士至於服金丹信方士以庶幾長年不死幸而苟存又不過馳騫貨財聲伎狗馬宮室之區區以肥耳目之慾余以爲似是之類殆皆過也惟無物於心者則不然其中休休乎如山之無不容而造次顛沛不可得而遷也其外油

油乎如水之聽其所趨崎嶇百折而亦莫之礙也由是其心雖不期於壽與樂而二物自至雖不必辭之以爲高而二物不能爲吾累此仁智之道也古睦邵德芳少壯與余遊太學同業選禮官仕銓曹同年嘗被檄考兩浙進士同寮當是時意氣軒軒殊自喜旣而隔絕不相知余窮居海涯而德芳離其本鄉僑居松江五湖島岐幽迴之處邂逅客遊見之蒼顏白鬚無復故態與之坐連日咨嗟抑鬱可憐之語一不出於口問其居之志曰吾家睦也有先人之故廬嘗竝西築堂曰尋樂竝堂爲亭三前二後一可以休息可以遠眺今居松江未之能樂也而不敢忘姑彷彿其大致爲一堂一亭以寄吾思而將榜之爲壽樂行窩子以

抄本尋改壽

似從原本爲是

爲何如。余喜德芳之德有成行乎世。故苦樂榮辱隨其居而安之。而無所累。與余之心合也。書前說以告之。因以爲行窩記。

芷屋記

不作可也

鄉友范龍友字雲仲。嘗以芷屋名其居。而從余謁文以爲記。余嘗問之雲仲。屋凡幾楹。種芷若何。雲仲曰。吾窶人未遑於是。姑有託於騷。而云爾。余聞其言。竊有感焉。蓋余少而喜騷。私念其居近市囂隘。故嘗思爲楚人飄蕩淺說之辭。冀援以自廣。旣而思其所服食。思其所佩襲。思其好樂。思其寄託。獨恨與屈大夫同生江南。而騷中草木名字。往往不能通解。豈由湘浙風氣土俗不同。而然耶。久之得一

姑抄本作殆。
垣按抄本誤當
作姑

官遊楚。日與楚人博物通文字者往還。舉而問之。其茫茫不知。去吾浙人無幾耳。余然後始大悟。夫學騷人無庸以名物爲主。亦聊取其志而已。然方是時。不免爲科舉利祿之役。旣以不資之身。爭得失於千萬人。喧呼之場。衝風露。冒暑濼。跋涉一千里。水陸以干斗。升之粟。此何足與語。屈大夫之風。哉。邇來形顏悴枯。氣質變化。異時隻言片語。所揆掇於騷。以爲娛者。油然而觸心。不知吾憂之集。則聞雲仲之言。豈不亦有不期而同者乎。雖然。雲仲之言。雲仲之志。余所嘉而慕也。而名不可以無當也。余近所居山麓。多閒壤。頗欲規數十百弓之地。爲一藥畦。聚眾芳。而環蒔之。四時攀玩葩條。搜摘根實。以遺老。寄窮於其間。因念楚

物如江蘿杜衡蘼蕪宿莽蘭蕙茵之疇猶可以類取惟
芷之在騷是不一族曰辟芷曰白芷曰白蒨曰白葑
蓋皆芷也然則是物宜江南最多有而最不易識雲仲誠
有之則幸以見餉以補山中之缺顧芷不難致而余咄成
未有期恐亦與雲仲之屋相類耳雲仲笑曰姑記之

擬晉山房記

集賢學士河東李公士宏以好書名天下稍暇則取晉右
軍縱筆擬爲之所居山房之窗壁几格硯席諸供具花物
皆奕奕有晉氣由是以擬晉題其顏而介所從遊以徵言
於余余始聞而疑之以爲集賢公之居切邇中朝旣以文
學爲眞侍從出又爲賢二千石摧強扶良拯飢約興廢墜

爲一書字而引
徑據史行徐
曲折蕩漾而
出之所言又皆
名理淵源有
之文所以能自
成一隊也

去之既久而能使其民詠思之不忘是於材何所不具於
古人何所不可至而專取晉人書名以自擬何耶噫嘻嗟
夫天之生斯人與之以聰明藝能必將使之有爲以用於
世而人之耳目手足筋骸精力苟不時時役動勞苦之以
發散其昏滯助血氣不行而疾疾生焉故古之君子生而
無不精於賤事及閒居偃息投壺也以習於射歌詩也以
肄於舞以至干戈羽籥琴瑟算數之類無所不學書刀簡
檣雖非如後世之妍毫媚墨亦往往求通其說而盡其用
一旦猝然起之臨戎出政則亦不至有恇怯齟齬之態秦
漢以來此俗猶在黨錮興而士始以清虛爲高視人間事
一切糠粃之若不足爲者晉氏遂東風塵迷目始眞無所

此二人却不類法帖中之有桓元子書

慰字之不當律令

用加而各獨以其書傳右軍在當時輩流中傳最甚雖書之工亦緣其人冲懷妙識嘉謀靜操有以相挾而為之耳豈惟右軍令他人皆如王敦郗超等輩千載之下望其遺迹將棄唾不暇又豈置齒牙哉今吾集賢公生於興盛之朝而據乎逸為之會其起鵠舉其止豹隱萬萬不當以壑自局翰墨一事未之能忘蓋優哉游哉聊以寄意偃仰為適而已而謂可以窺公之杜德機乎於是知公者翕然而同辭以為余之期公與公之可用於世誠不但若是而止請書以慰公而且為公勉焉

剡源集卷第三

乙丑五月二十四日阮若校于歲園

剡源集卷第四

元 戴表元 撰

記

陶莊記

古之言隱者謂其材可以仕而時不用志不屑就而去放於山林隴畝之間然後已無所愧而人有聞焉故仲尼以禮樂稱野人而史官評大夫之林曰登高能賦苟使為野人而無禮樂登高而不能賦徒廬棲谷飲蚩蚩然氓耳何隱為余嘗與番陽吳熙載縱論此事為之三歎既而熙載出其所居陶莊諸詩讀之蓋陶莊者在番陽西山下澗泉縈縈林樾翳焉自其初不過莊之旁有業農而氏陶者以

垣按字書無翎
字當是翔之訛
札記疑作翎未安

爲場圃癸卯冬熙載由錢塘歸望而樂之屋其坳窪以爲
居游之墅因而疏翎流之波以爲池蒔秀蔚之叢以爲苑
而橫一樓以操琴其額曰清音樓之北爲室藏書冊硯筆
壺觴之屬曰集雅中爲堂淡沈曠廓曰燕超燕超之西爲
齋陳三代以來石碑銅器洎古今書法名畫曰玩古東爲
軒臨泉曰觀魚北陵虛爲二亭曰看雲馭風門之南爲逕
曰五柳橋曰雙檜而總其墅之名曰陶莊熙載旣爲其名
與其詩番陽又多故家遺儒人人皆能詩日相飲集唱酬
以爲歡由是陶莊日聞於人而熙載方盛年強仕以詞章
器業行名當塗凡四遷而來通守吾州陶莊雖佳不得安
而居也嗟夫若熙載者豈非余所謂其材可以仕可以隱

而內無愧於己外可聞於人也乎哉雖然熙載之於陶莊
今誠未得居也熙載志雖不屑而方用於時者也熙載驅
馳四方北居庸南崑崙東溟渤西岷峨風霜道路之危若
猶未厭今而爲詩宜有太史氏登歌以絃明堂笙清廟俟
他日功成名就潔身來歸問園池花木固無恙徐與番陽
諸老或過客如余輩婆娑笑詠以償陶莊隱居之樂尙未
晚也

董可伯隱居記

世之爲高者多託隱於山林山林之去人甚近貧賤而居
之則累於身富貴而居之則累於名是二者皆非所以安
也於是又有逃蹤絕俗之士求超然於事物之表以爲安

可伯以隱名而結客
以盜虛聲且昧遜
操而矜小數又足以
媒禍者也故中佩
而平規之

而終不免於累者心迹異焉故也友人董可伯之居在連山萬竹岡之陽余嘗過而熟之熟而知其說蓋其居之左右前後一以竹為藩屏傍寢規小軒間植荷花則名之曰淡淨少東豁一亭老梅交加則名之曰青白折而少西築凌空之齋曰點易折而益西瞰瀟山之地曰蒙泉經營位置閒遠迴僻若無絲髮與世事相接者而可伯資性從容言動詳重懶未嘗廢江湖交冗不至忘容主禮遇好風良時幅巾野服或班荆共酌或臨流雜詠優游偃仰有稱情之安而兼及物之樂及乎觴休席散庭靜幕舉浮雲在空流水繞磴或焚香凝佇或展卷遐想人間愛憎喜怒休戚之感是非榮辱得喪之役亦不能入也持是而隱於山林

可謂心迹俱超而身名無累矣雖然可伯學易者也易之書本不專為隱設也夫子老學易而環轍行道終其身韓伯休學易因言以立教王仲淹學易傳業以贊化大之於政治小之於風俗殆無往非易也得易而不善用者是為京房虞翻郭璞可伯其擇於斯乎

玉林記

學仙者貴溪桂君之居名玉林客有異之以問於余余惟玉林之得名於理不可知而就余之所可知請略為客言之而客略為余聽之蓋天下之物未有生而即貴者也生而貴者莫如玉而玉與石固同類也玉與石同類而貴於石猶為仙者與人同居同遊而人不知也今人之言仙也

京郭與仲翔又
石類

過高以爲仙當在雲霄風日之外不飲食而無飢渴不葛
裘而無寒暑不車而馳不舟而遊以至寢處巡歷服用玩
好之屬一一俱當窮奢極靡兼王侯將相所無之參養而
後爲貴且樂而玉林之說興焉假令如是亦不足怪而其
心熒熒然方將與俗物相勝負而何以異於人而爲仙乎
至德之世沈珠於淵藏金於山此猶未免於顧惜論吾黨
之士少知道者視璆琳琅玕之過目真能使之如泥沙瓦
礫不以挂意而况於仙人則又何說故古之雜書圖畫所
載仙人蹤跡皆蓬頭垢面敝衣惡食塵埃市井腥臊穢腐
一無難色而處處超然而於玉林乎何拘抑玉之最近而
多稱藍田荆山藍田荆山之玉信多矣當卞和氏時不知

拘文鈞作居

者幾以石廢世又久無和如之何不胥而爲石也嘗有餐
玉者求玉於藍田至輒多得玉既給用所棄餘皆光明瑩
潤無非玉者後人躡其迹從故處求之絕不得一玉是知
一玉也遇之得其人則爲玉遇之不得其人則爲石吁嗟
乎玉林乎其果又在有有無無之間乎桂君年甚妙質純
而氣清其所師承模楷高流名輩與余厚善客往而問塗
焉去玉林不遠矣

叢隱記

越之爲州當東南水陸之衝輕舟迅飛勁騎疾奔可以朝
荆吳暮齊晉異時干名逐利者家金張而人陶頓不翅也
而江湖之士有游觀之好者於山慕雲門禹穴於水誇鑑

抄本無則字
當有抄本脫

湖若耶又往往多在荒墟僻島人煙散朗之處而葢山附
州城之東偏雖越人未嘗有知而遊者問山之所以得名
蓋昔者越王句踐常於此擇葢焉既而王內史逸少居之
既而爲戒珠寺則越人雖有遊者而亦以忘其葢山久矣
有儒者王廷吉家於其山之陽而名讀書之齋曰葢隱余
聞而異之又他日過之則葢山者去其家尙半里然郊原
曠空旁無蔽遮自其家望之適如承塵負屐凡山中之雲
煙卉木花鳥陰晴寒暑昏旦百物之變攬之如屏帷之飾
几席之玩是誠可以逃喧囂遺榮辱而隱焉而廷吉於越
中爲故家清門自其先文昌公以進士第一人起家子孫
累葉輕軒裳而重名節薄田園而厚文墨故如廷吉之年

後抄本同校云
毛抄本謹

垣按愜字校本
或作悵或作悵
均誤當是悵又
通疑通之誤

華器幹皆非可以無用於世而方謙謙然慕爲山人處士
之事宜乎數千年之遺懽墜賞日千萬人過之而不顧者
一日閉門而能居有之也嗚呼樂哉雖然廷吉之樂必有
以養之也夫隱之至者無名而葢山之爲廷吉隱亦將幾
爲廷吉而顯也余自丁丑歲三至越其始至也儒者吾見
其矯然如楚兩龔之介而立也其再至也吾見其愜然如
東方曼倩之通而峭也其三至也吾見其薰然如柳士師
之和而守也若是者蓋皆隱也廷吉其歸而求之古之學
道之士能不以外物動搖其靈臺者顧其中嘗休休焉居
處玩悅之具是養其耳目之體而已矣不可恃也廷吉日
願受教因書於齋以爲記

冰谷記

天地之間得氣之最先流動有形而最多者莫如水水之動於氣形其自有而無者為雲自無而有者為霜為雪為雹至於為冰極矣而皆水矣然水之動而為雲人見之以為常而其為霜雪也必感於其時而變變之過者為雹人之遇之必怵然以驚有之多而必厭苦惟夫冰人之遇之而不驚有之多而不厭苦當其時之宜有而適無則國無以為禮而史官書之以為闕且其為物生於氣之本無而不浮寄於形之自有而不滯清而不傷堅而不剝明至於可鑑而能淡沈以藏納嚴至於使人潛切凜栗而潛陽內敷以發物可以蠲煩熱可以爽滋味可以卻污穢可以消

矣疑誤當作也抄本作也

疾癘蓋天地之精祥而氣形之先覺者也東昌徐仲彬卜隱居於嵇陵有園池之勝臺館之適取太白詩語名之曰冰谷而問其說於余余剡人也自未識仲彬時聞里之寡人有居兵衝而為軍士誤俘其孥請於官且再幾不可得仲彬為公府掾一日署檮如其類盡放出之贊戎於婺也赤子無辜已入死籍而力爭得活者千萬計余聞其事每為之哽咽及與仲彬遊見其門庭潔修襟宇瀟灑雖閭僮騎厮亦無苞苴脂膏之相雞鳴而起從人問民疾苦事功書於冊不行不止余謂彬之才猷德量固其清嚴堅明而不浮滯行事可以及人人喜之不驚不厭苦而用舍關於世之有無皆庶幾乎吾之所取於冰者由此道也他日益

苦字衍此刻誤

出而發祥於時、流澤於民、名揚譽洽、疏瀹澡雪、而歸濯纓於冰谷之泉、晞髮於冰谷之林、挹冰谷之沆瀣、以爲茗漿、發冰谷之清冷、以爲醪醴、嵇陵之居、游名流勝士、有如太白者、聞冰谷之風而來、則與之清談雅歌、懽遊樂飲、以終日、豈不出處無愧、而身名兩適也哉、仲彬曰、吾願也、因書其語於冰谷之壁、

文溪記

明之北四十里而近、有溪曰文溪、郡誌以爲山水掩映、碧而成文之名也、學佛者本暢師愛之、卜鄰而居、久而情誼聲跡、與溪相馴、人之自遠外慕師而來者、亦號師爲文溪焉、余嘗詰之、是溪之初、本無卽名之者也、而不害其爲溪、

自夫人以文名之、而愛始生、愛生則人不能忘、而是名且將爲溪累、而溪又以累子、何如師曰、吾何以知名累之有無乎哉、吾以一身寄於空虛、混混乎與眾、勿俱馳、與羣有俱休、顧不可無食也、而擷於溪之毛、不可無飲也、而掬於溪之泉、暇則杖溪雲而遊、喜則藉溪石而謠、吾取於溪、若是足矣、而何知夫溪之爲我、我之爲溪乎、而何者爲名、何者爲累乎、且吾久之殆、將忘我、豈惟忘溪、又將忘人、而人與溪之、自不相忘、則吾又何容知乎、南望驃騎出疆、張將軍意子中書郎齊芳之所隱、西背闕峯、吳侍中澤故居在焉、北引達蓬、土人相傳秦始皇常登此山、謂可以達蓬萊、而東眺瀚海、方士徐福之徒、所謂跨溟濛、泛煙濤、求仙採

藥而不返者也。俯仰二千年，是溪之左右前後，汲汲而趨者，非以全身則欲適志，當其盛強，恨不疾鞭而先秉燭而樂。今其遺存幾何？庸詎知陵谷猶未變遷之間，而吾區區者，乃獨得而專之。專之復幾何？而能不爲眾人之所晦，是豈不可爲慨然而思，廓然而悟乎？而吾與子皆可以忘言矣。於是余聆其說，喜師道之將成，而離於名，遠於累，不久也。又嘉其言之足以達其意，亦如是溪之不期於文而文也。遂撫而述之，以爲記。

西村記

古之達人，以宇宙爲鄉關，江湖爲室廬，雲物爲軀骸，丘壑爲心胷。故有離形獨立，逃喧長遊，彼其去於人情遠矣。而

禮法之士，訾之曰：人之能免於禽獸之患者，以有羣也。羣而能安，安而能久者，以有居也。而可一日違哉？之二說交相攻，彼陋此爲拘，此駭彼爲孤。雖有所辨，無以決其是非。惟仁人君子之論，則不然。於其安而不遷，而有懷土之戒，於其往而不返，而有首丘之勸。故自周公仲尼以來，雖以怨如屈原，蕩如相如，勇如項籍，流離顛倒，志氣百折，而父兄桑梓之念，終不能以相忘。而况循循然者乎？東平樂君廷玉，清材美資，仕江南二十年，江南之士民愛而懷之，慕而親之。廷玉亦諳其土風，而喜其政之易敷也。欲去之不能，余嘗間行過其居，見其居扁書所謂西村者，而異之。廷玉曰：嘻！吾東平先君子之所廬也。吾家自昌國君有籍齊

趙間子孫屢徙而東平之西村自毫而東三世矣其鎮有三山之秀且崇其浸有泗汶二水之委流其聚有陂池場圃館榭之勝其業有耕蠶釣弋芟荷榆棗瓜蔬之入其俗有宗姻鄰黨歲時伏臘遊眺燕歌之娛自吾來南此事遂廢每好風佳辰未嘗不矍然觸以遐慨也故吾以名其居庶幾時時見吾西村焉余惟廷玉之去西村而仕也將以行志仕而不忘西村也所以存本其出處去就合於仁人君子時中之義而無拘孤一偏之失推是道也知其心無所負他日雖寄千里託社稷可也於是知廷王者謂余之言慤而期廷玉也遠請書以爲西村記

秋山記

宣之爲州州之居人多因山以爲勝而鼇峯亘州之東南於山爲稍高嵇法師之居所謂秋山在焉元貞乙未歲之六月法師與余相遇於錢塘西湖之上常道其勝而不得詳也日子姑以意爲我記之余謝唯唯越再月余來宣乃始得登鼇峯而訪秋山之居則凡州之勝溪山城堞樓臺阡陌郊廛風物之狀無不軒揭呈露一一趨集於檻席之下余爲之咨嗟笑詫以爲茲山固造物者故爲設之以供高人逸士之所棲玩法師曰不然吾與子皆適值其逢耳蓋夫鼇峯者雖高於諸山而當春夏之時紛華蔽遮塵囂往來吾居之所欲攬取以爲玩悅者雖有智力無所得施迨至於秋而氣之暄者爽然而清物之壅者豁然以流故

非分之娛難致之美不謀而獲無約而赴又夫秋之為言收也天地之間取數過贏者有時而收焉吾宣州盛時聲馳勢奔家公戶卿山之幸而附於其旁高者風臺天榭卑者錦林繡谷兵爭以來忽焉而化為風煙返為上壩異時衣冠鐘鼓之區但見寒螢野燐幽蟲過馬相與窺遊聽承於荆榛草莽而已故夫彼之滯於實有者既盡而後吾之寄於虛無者始完雖千變萬化而要其終焉吾豈患失吾秋山者乎於是余聞其言中心翛然亦若有所遺失嵇氏世有仙種而是時陵陽琴高諸仙翁之迹往往而在法師方以道術名行見重於時倘可以求其人乎

中枝山葬記

嵇氏下文鈔多
固字

此文有補於未俗
百日不向凶殺之
說尤當使愚蔽
者得聞之

剡源中枝山之葬起我先考府君以至元甲申季冬十有七日兌穴震向又明年丙戌伯考府君卒以仲冬二十八日耐葬先考府君墓右旁山為穴五後壁三用鬼尙右最右穴葬伯考府君穴居中又次虛穴為左遂稍前左右各虛穴一外曲角如員形內皆瑩結磚槨仍實土以待他日右男左婦而耐焉余家初絕貧來榆林又日淺又連歲遭大喪然不敢不即葬蓋幸既有中枝山而家世居喪不用俚俗禮無緇黃濫費鄉鄰姻友奠賻所入咸可取資以故僅僅得以成葬又古禮士葬踰月陰陽家倣其意葬在百日者不問凶殺故自初喪即極力治葬具無他營以及於事又江南山稠水迫難用中原昭穆為穴穴多者惟以磚

榔隔分左右中枝之耐穴不先整結則後不可動每見世人有餘資多買田而不蓄山蓄山又不可用於葬比居喪不惜資財以供雜祀廣會以沽兒童婦女之稱譽久之心移力倦不暇能葬而昏巫謬史拘忌禍福之說緣之而起有三年五年十年不得葬葬又鹵莽知後有當耐而不豫爲穴至於臨時穿鑿崩損驚傷先人之肌骸爲可恨也故爲記以戒吾子孫毋怠

丹泉墓記

葛翁煉丹泉處處有之人或疑焉余以爲神仙家奇詭變化之迹何所不有而獨疑於丹泉之是非不益隘乎而儒者遂謂世上并無神仙則又過矣世之言神仙者主於長

生不死就能長生不死而其人無益於世則是天地之賊造化之蠹何足以爲貴嗟夫世不必言無神仙假令必不可無必自有一種忠孝人爲之余聞葛翁當英雄蠱起之秋而能不慕高官厚爵姑取荒遠一微僚求丹砂以便鍛鍊又所以經營辛苦專欲爲人開迷除患而無絲毫沈酣參養之慾此其天資去流俗人遠甚雖不成丹得仙何疑番陽銀阜之丹泉亦相傳爲葛翁所汲里人葉士心葬母於其旁而結廬焉如將終身旣而部使者嘉其行拔以爲左史士心清通謹恪與物無競自其長其朋其游其所知一一俱以孝廉稱之於是各爲丹泉之歌若文以發士心之微非所謂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耶余惟士心方爲世

用以不可虛之器逢不可失之時為控弦擬彈礪礪規割不當遽以方外服食之說自蔽他日功成業就辭祿而歸尋隱居之初服竟揚名之終志螭龜表前翁仲植後使軒車駟馬取道於銀阜之下者瞻題目竦誦辭心肅曰於乎哀哉葉母夫人之墓不亦善夫事驗請賀余為知言因以為記

唐畫西域圖記

前敘後議較昌黎畫記又是一格

唐畫西域圖一卷卷凡四則每則各先書其國號風土不同而同為羌種畫者又特舉其槩每國畫一王而一二奴前後挾持之王皆藉皮坐於地侍者皆立一王掀掌倨語員皮頭帽如鉢項組鐵下垂至藉皮服衣裘牛腳鞞胷懸

挾校本作俠
持抄本作侍
垣按俠与挾同

幕羅

垣按當从原刻本
作微解雜

一員金花一奴小員皮帽斂袂受事一奴曳幕羅手上下奉酒壺若俟而進裘鞞與王同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附國良夷也一王皮鞞小髻餘髮垂雙辮如縷皮裘元鞞解衽交手按膝一奴皮鞞髮餘垂獨辮朱裘元鞞者吐國渾之南白蘭之北彌羅國也一王烏瓊冠如首經上標白犛牛尾旁躡二雕翎皮裘朱帶元履綠鞞二奴一冠飾裘帶履鞞與王同而紺鞞一紺帶素鞞而朱鞞者又西於白蘭數千里佇眈欲歸國也一王二奴皆垂髻王白皮裘黃毛鞞坐而僂指數曲奴青襦黃履者拍手為節而歌面有酒色丹襦皮束項者與王同目右注而盼衣皆及項者又黨項之西千碣國也所藉皮或毛或不毛色或素或淡紫或

淡抄本校深以毛
抄本

絢燄或紅波人物膚肉溢生紙面顧揖向背動止遲速諸
 態觀之變然如生餘器藻鏤精潤功參神鬼不可揆度余
 考唐史諸國名俱不經見當由史官追書不能諳知當時
 事而當時來朝此鬼瑣者混居羌中亦無特出名字故若
 是泯泯不著此可以見唐治之盛而為國大體正不必當
 然也今人常恨生世不如太古生太古時風氣不啻如是
 而已無官府而能不亂無城郭而能不危無宮室玉帛魚
 肉藪藪而能不害其為生誠可比於不雕之朴未散之質
 獨其陰偏獷戾多淫而阻殺助一蔽之性不能通耳河山
 以內更羣帝王之化文華禮俗日滋歲盛遂與其地愈遠
 不相往來謂之荒服之外夫外之不恥遠之不怒亦已可

矣幸各不失其俗亦已善矣吾國名為有異於彼何嘗能
 百年不悖亂而欲兼治遼絕荒忽不可通車轍馬跡之處
 乎西漢以來夸君倖將貪空名而醞醕禍以至於唐人之
 事如此蓋可悲而不可羨也然余見儒者談職方抱傳紀
 尤不信世外無窮極之辭以為與幅員常數不合姑幸茲
 圖出於唐人目睹手寫其國名因土音載之不皆有義而
 當於實其語疎其事廣其居處服食嗜好去人不遠可以
 補軼聞資博識有輪軒方言番爾雅之餘意畫復精絕非
 後世可及欣玩之不釋遂為采記彷彿存諸篋衍有好事
 者與之共焉

崇勝寺長生燈油局記

余兒童時遊錢塘三竺與學佛者往來聽其談無生謂其師教人以得道滅度爲樂而憫世人貪生怖死爲可惜今持所聞以疑之以爲死生之道如晝夜佛氏專於無生爲有夜而無晝老氏之道專於長生爲有晝而無夜惟吾儒之道如是而生則不苟生如是而死則不徒死爲有晝有夜其呶呶而不能一邇來驅馳五十年科名利祿出入是非之關兵革饑荒呼吸存亡之岐可謂沈酣饜飫心欲休而迹不寧者數矣乃始時時邂逅山林方外長往之流雖不能爲其學見其逍遙自在意不能無感動若其徒之說以佛氏之道光明瑩徹傳於諸老先師之潤色而不可滅者爲燈發之以堅忍滋之以精苦散之以慧悟其初甚微

說燈起元理
剝源翁雖不考
其學而自能了
徹其微也

其末甚熾故有一燈萬燈無盡燈之目學者存而求之無所窮其想像慕愛則爲之宮室焉而束之於躬爲之儀像焉而肅之於目爲之鐘鼓焉而震之於耳爲之梵唄焉而嚴之於口爲之芬香焉而盪之於鼻諸事具矣乃復爲長明之燈焉而洞之於心情文周流中外融朗余然後知其徒之學於其師所謂無生者初未嘗無生所謂滅者初未嘗滅而余所疑特未盡也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起廢旣久而經室法筵之燈尙復多缺有元時師靜秀而敏於事慨然出私資買田若干畝以供其膏液燃燎之用名之曰長生燈油之局曰吾祖之光明何事於此抑私爲吾宿雲謀則宿雲之燈庶幾可以永久不絕余卽其名嘉其多賢徒

而愧吾黨之不及。且又感於疇昔之言。遂書以似之。因而爲之記。

山陰慈恩院法華會記

痛快

一介之夫。有未嘗學問於儒者之道。而能輕死生。同彼己。置紛華勢利爲不足顧惜。此可謂之難乎。曰不難。孟子嘗言告子先我不動心。今之學佛家。嚶嚶然守其師說。枯坐於山林。淡阻之中。引一世趨之不爲勸。羣千萬人排之不爲阻者。皆是矣。非徒若是而止。充其道。雖使虎狼跑前。蛇虺躍後。決無有心怖而色撓者。自信之篤。而物不能動也。世之不爲其學者。持空虛而議之。平居暇日。舉比塵尾。瀟灑振迅。豈不亦有一日之勇。少遇得喪如鴻毛。四肢百體。

皆不自保。而惟物之聽。此猶不足望告子。而何敢附於孟子之門。則其勢輕而力屈。固不爲不幸也。越之浮屠氏。義方善權。及華蕃孫諸人。相與爲法華之學於山陰之慈恩院。月朔望。率其黨羣聚而合誦焉。旣而嚮之者滋廣。又哀資置田。收其入。以供薰蠟湯膳百須之費。經始於大德元年六月。迨三年五月。而介其士大夫來謁記。謂將鐫之石。以傳永久。余方愧歎其道之盛。顧反待區區之言而傳也。然余困日久。自爲吾學者。不望其用吾言。而佛者之徒。殷勤而求之。所謂其道之異於人。大抵皆此類也。遂爲登載。歲月本末。而略發孟子告子之異同。以求正於越之君子。若夫資主氏某。田數若干。別具諸碑陰。此不著。

明州昌國之東絕海有島曰寶陀山相傳觀音佛之居邈
近大人長者以誠至其居地則必爲見光明富美瑰怪不
一之相於巖洞間值其不可見求之百端卒無有也至大
元年正月十六日今肅政廉訪司僉事阿里答公以渡海
賑飢至寶陀觀音凡再見初見彌勒終見本像金輝玉質
洵湧絢耀珠纓繡幌纏繞燦爛從行者書史南陽李玉君
璋括蒼季惠迪吉及僧官李主騶儻氓庶緇素蒼儒同矚
異盼駭眩驚怛稱意滿欲歡喜而退惟佛氏之道非儒者
所敢知然其大歸主於慈悲救苦又時時出奇示幻要皆
使人除去妄想而不趨惡爲合於神道設教之說而僉事

公天性清穆於朝廷爲至親尊屬其來明州先聲所臨山
海震動詢災恤荒靡憚艱險不貸魁桀按行之處抱馬足
投牒訴冤者日以百數人人得吐氣去非誠心救苦除惡
何能至是是以幽明感通神人欣諧如昌黎望衡岳而陰
雲開東坡禱文登而海市出中庸傳曰至誠之道見乎著
龜動乎四體云云故至誠如神寧非然耶寧非然耶

損庵記

普益師之居在吳州東南海上少長走四方得於大浮屠
之有道德者數人其說不同大要皆教之去益以爲損及
是投老於錢塘之淨慈而名其居曰損庵而求文於余余
曰子之師日夜教子以損而又益之以吾之說乎則大笑

然求不已。乃與之言海。夫海難言也。其廣狹淺深。非人之智計所可測也。昔者子之之所居僅得於海者。非海也。方其汎然而流。漫然而浮。汪然而經。途越港穿塘。塹泛陂澤。颺馳而來。霆突而奔。雲蒸而盈。怒海之瀾。漫衍溢而非。可以為益也。及其忽然而休。去之沈然而不可得。前舒而後洩。東決而西瀉者。海之斂藏消縮。而不可以為損也。非徒如是而止。蓋嘗靜而思之。海之為物。澄清停蓄。終古一息。春不加盈。冬不加涸。輸之以湖瀆。淫之以霏潦。而不見其無所容。漏之以尾閭。樂之以陽鳥。而不見其有所竭。學者之於道亦然。慧如癡。魯如敏。無所不為也。如無所為。無所不能言也。如默無一辭。彼其知己之有可損。是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益而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辯矣。凡吾子之所自名。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贅矣。姑為識諸壁而觀之焉。

猶未離於益也。惟無所事。損則併益而忘之。今有人勸子勿多食者。必嘗傷於飽者也。以辭千金無德色者。必能輕千乘者也。於是普益師聞之。洒然笑曰。子言辯矣。凡吾子之所自名。與吾師之所以教我者。皆贅矣。姑為識諸壁而觀之焉。

竹溪道院真武祠記

人之氣盛。則鬼神為之輔道。勝則物之助之者多。此理之當然。不可以常情窺。俗論定也。余嘗怪儒生談幽明之事。凡在先民所常言。輒棄不信。殆不深考其故而冒臆決之。蓋上古鴻龐之初。蒙傲方相之徒。固憧憧然白晝與人竝行於途。而莫之禁也。於是有祭祀卜筮。於是有所禳祓除。

於是有誓盟詛祝其於鬼神既察之不置而謂之非常言也何居橫山道院真武祠本經始於竹溪董公祠興而兵功用靡究其子宗元徙橫山廢材增剏於其居之東遂以竹溪道院立石而書來剏源曰願有記按真武卽北方元武神於行用水於卦起坎於次起斗登三辰六氣五岳四瀆之屬已皆應祀而故牒相傳其神爲人時先修道武當山中四十餘年然後飛舉則是列仙之流有功於世以受報享且禮言有其舉之則莫敢廢安有祖考之命人得通祀而法所不禁而可用一切毀之初竹溪公之父弱冠游錢塘遇黑衣道人於蘇堤茶肆坐間元論蜂起授以養丹要旨及役使風雷祕法時年少不免有功名心姑藏之未

深信也尋之永嘉從孫先生學易多年回值天久旱取前所授法炷香籲禱須臾有白蛇蟠几大雨如注人始驚異而猶未以爲好垂老倦遊歸休山林自號松岑居士黑衣翁復見於夢賜以詩一章有鐵皮鐵袴鐵團圓句年歷八十五不疾而化至竹溪翁西遊亦遇月蓬道人者朝行天門市中贈言彌切自是繪畫真武像展禮無怠靈旂英槩數數常或見之迨家用日充而有橫山之築宗元不敢替斯諾也而終竹溪之役一門三葉前基後構昔張子房得法於黃石公而祠之比其沒也後世猶祀黃石不絕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見祀之黃羊子孫因世臘祀黃羊史冊皆誇稱之以爲隱逸之遇慈孝之感今竹溪之祠尊於

黃石而備於臘。禎祥福澤，又復相類。謂之氣盛而鬼神輔道勝而助之者多，豈非然耶？山川風物，古今人情，不相遠。安知世無班、范大手筆者，爲董氏書之，是爲記。至大己酉歲季秋四日。

順寧庵記

姑以其所可勉而企者言之，於西銘之理不妨約取。

奉化大小萬竹之西，登岱山之陽，其支之聳曰菱湖，其匯之秀曰錦溪。風煙回還，林樾蓊潤，處士徐翁之居在焉。於居之西，不二百舉武爲之。上壠曰吾異日倘獲夫婦同室於此，卽吾事畢矣。旣又爲之廬舍，以嚴其守護。旣又選羽流以勤其展省，斥禾田以久其贍養。若是於人世之所須，可以略備而一日請名於余，余名之曰順寧。嗟乎人之死

生大矣，生也必求所以無愧於生死也，必求所以無憾於死。然後人道盡而天命得，彼莊周荒蕩之徒，視生也若浮視死也若休，故爲其學者。至於楊王孫之裸葬，劉伯倫之荷鍤，則已太薄。有愛之者，珠襦玉匣，石槨蜃炭，苟可以用其厚，無所不至。蓋皆過也。惟關洛諸儒之說，以爲人之受身於天地，如受命於父母，生幸而無過，則謂之順死，幸而無辱，則謂之寧。是其百年間兢兢凜凜，不容有一日之暇逸。故樂正子下堂傷足而數月不敢出，曾參易大夫之簣而始自安，以爲得正而斃。余家去登岱不遠，南北奔馳，晚乃方葺一巢，以託風雨。何問餘事，聞翁持家生理，種種預備，爲之欣歎。自今以往，優游篤老，益務謹行止，以教鄉黨。

開問學以興子弟使菱塘之枝棲爲鸞鳳錦溪之瀾躍爲蛟龍庶不負余之言哉

西原庵記

西原庵剏於奉化禽孝鄉銅山西足翁師之塔在焉足翁師諱德麟字足翁許氏剏源人剏源有古刹曰西峯圓覺寺十四歲投其主僧一公爲師稍長縱游廣參卒得法於天童無際派公遂主慈溪龍山三年次蘆山六年次昌國普慈八年撤普慈一新之次奉化岳林三年次昌國吉祥四年余尙書開奉化岳林住持一年卽退歸鄞育王關主主育王一年退主鎮江焦山四年辛未十一月二十八日索筆書偈辭眾而逝師生慶元己未至是七十三載矣逝

垣按閱疑闕之
祀

旣用天竺法其徒介文自焦山捧骨東歸余尙書之夫人魏氏捐山三畝令介文塔藏之是爲西原旣而其徒之長清萃及其季介文介逸各出私力爭買山麓拓塔疆崇塔亭又宏屋室以備歲時朝夕展禮若祝釐報本之事是爲西原庵旣而於塔之左右續二塔以濟他比丘之不忍棄其骨與諸人之亦用其法者耐窆於其間旣而其季介石捐家田五十餘畝歸庵以助餽粥香火之須旣而告諸有司以西原庵立籍使其子孫自清萃而下世世以次傳之如是庶幾可以堅久不壞而介文介逸介石不幸相繼喪清萃煢然耄衰盡力於西庵不少懈惰顧其嗣惟如紹欲以西原之事傳如紹而來請文曰願有以記之嗟夫人孰

不死死則無復可念此世之達人皆知之而况於學道者乎然爲人子孫則不得若是之愬故爲之蓋藏爲之展息爲之衛防蓋人心之當然而孝慈之道在佛氏本不廢也足翁師有語錄行世焦山辭眾偈尤悃潔僧林皆能言之此不著

剡源集卷第四

乙丑五月二十七日校

剡源集卷第五

記

元 戴表元 撰

會稽唐氏墓記

古之人生而閭居死而族葬故其敦親重土昭穆百世而宗不遷文華未繁而侵欺予奪之訟不興後之時國無世家鄉無禮俗有能僅存而不廢者非上之教蓋係乎其人焉降及近世風俗益衰吾觀於士者之家而三世不別籍者希矣一命之貴適集其躬歸視父兄之居若恐不足以容高興旋乘馬悶悶然思更之至擇葬地則不求安死而求利生拘忌陰陽之說東奔西馳故有禰踰祖支破宗形

抄本無拘忌字
垣按二字不當刪

侵勢攘智謀力奪無有厭極既其甚也有出疆遠卜非殯
非葬世之子孫疲於展省而併失其故封者矣有壤地相
交與鄉人爭尋尺之畔而興無涯之獄者矣於乎人生而
羣不可以無居也死而掩之不可以無葬也先王公爲之
制而人各不失其厚後世務厚其私而行之胥陷於薄有
感之士得不懼而圖哉會稽唐氏爲東南聞族譜牒絲牽
繩聯數百年不私入其家累世合居一門之中隱然成小
都聚斯旣賢於人矣其遠祖通議大夫之葬在山陰縣旌
善鄉之古城山寶祐中有私致其家之券於鄉貴人節度
全君者全君以閒壤納之久而知爲通議之墓城也瞿然
曰得無有議我者乎俾守隸詰其樵蘇而通唐氏之灑掃

能守其身向抄
本作能行身者
孝按行身字疑

如故越二紀會通議之七世孫班謀於宗老引義致書以
請于全君全君謝而諾之竟還券唐氏且爲寫圖形標界
石以信于唐氏如法於是會稽之士大夫賢唐氏之子不
散其宗能守其身而孝其親復故物而光先猷也曰凡有
家者不當然乎又賢全君之復券能下勢於舊族不煩有
司以禮信質成仁人之親而錫之孝也曰凡處鄉者不當
然乎事成唐氏遂識本末刻諸堅碑以著不忘全君之德
以示後人使知爲子孫而與人以先世之近隴與受之者
皆義所不容而法所不許以余之嘗學禮也書來請文以
繫於碑陰乃述其槩而授之其歲月先後步畝廣袤則唐
氏所識詳焉

敷山記

此篇疑多訛脫

枕書

昔余嘗讀晉人絕交書誓墓文心誠怪之以爲諸公酣詠山林沈溷鄉井亦云過矣久之歎曰嗟乎士大夫心知材業無所益於時寧出此焉猶可矯懦激頑哉然此事貧者亦不易爲則好義之士又有爲之哀工穿礪致錙買山以成其高者若吾家處士之於吳中符山人之於襄陽風流客主天下兩賢之而今豈復有斯人乎庚寅之冬遇吳興姚子敬于杭子敬傾然爲予道敷山之事敷山者西於吳興十有餘里山中卷外截水磬折行平原茂樾間左右之徐山杼山挾敷山而蹲敷山之前蒼峭亘連圭起簷伏望而知爲美壤也然已入於勢家莫可物色更累十年子敬

襄陽上抄本多
于字何校作丁
字

之鄰有曹君者始售而有之既克有之則以予子敬於敬欲窺一區之地以居久矣而不敢望如敷山之美也曹君曰敷山之美我幸有之子貧而賢我以成子子敬曰我誠不敢望敷山之美也而不敢不成曹君之義且吾親年高他日倘幸以爲壽藏而築室讀書於其側耕漁以給口藏脩以養體詠歌以舒志洋洋乎曹君之賜吾事畢矣吾聞之驚喜夫子敬之所以得於曹君與曹君之所以知子敬視古人何遠哉雖然曹君義人也子敬非材業無所益於時者也予未識子敬時凡從吳興來者誇子敬不容口曹君亦用是賢賢乎及既識子敬乃恂然一儒徒清苦刻厲議成而言慮言而動其不負敷山審矣則曹君不爲傷

義子敬不為沽惠也。雖然子敬材誠高業誠良知子敬者或不皆如曹君之真將有結駟千乘兼金束帶問途於敷山之下是吳興之榮子敬之達非敷山之得曹君也。子敬曰吾何暇於是抑子之言為慙姑為我記之。吾將自書以鑄於敷山之石子敬名式曹君名元弟名浚者字資淡名淵者字子登余剡源戴表元字帥初庚寅之歲是為某年謹記

戴氏剡源張村葬記

原刻誤與此
劉誤與垣按此
誤校誤見札記

嗚呼我先考府君以寶祐丙辰葬我祖考府君於剡源張村之長錫舉山十八年為德祐甲戌而我祖妣鄭夫人卒以其歲自金陵官舍輦載歸附葬我祖考府君兆西又十

由原刻作縣校
本疑孫或鄰姓
或竟鄰右字音
沈亦未可知垣按
由疑山之祀

原刻作與此刻
誤與

年為至元甲申而先考府君卒卒前囑其孤表元曰昔吾藏吾二親於此踰家三舍人皆以為遠雖吾亦以為遠也今脫此持空身來得與汝等同廬居衣食於此朝夕如見吾親焉昔吾得數寸之壤纔足以為墳甲戌之葬吾以金陵賻錢而易諸鄰由逮今計之為畝幾累十昔吾之貧愈於汝家無守人視護不時今山有毛吾手所自樹亦且向拱不言而封之樵牧不忍至吾於藏吾親無所悔惟是餘壤之未完心猶歉然表元拜而請故則申囑之曰吾非多求也吾長錫山之顛在兌兌顛折下蛇行數千步而屬于家者吾既易而有之長錫顛之表少右而庚復有顛焉曰望春尖望春之小支垂為瓠藤曰天廚與之右又從庚顛

分垂高支披之益長以抱長錫長錫之左曰郭浪嶺郭浪
 之左其顛與天廚齊如二肩垂支加高而長綿綿延延其
 將停也迴巖峭壁駐于良溪曰青梅潭青梅天廚之間巉
 礪砂磧不堪往來有役于山者往往取逕冢下儻幸而盡
 有其處嵌者為樊夷者為舍以寧吾親不亦善乎甲戌之
 葬力可為矣而不暇今暇而力不給奈何顧吾家有壽種
 吾父丙申八十吾母庚戌八十五吾庚辰今方六十五年
 若盡吾齒必能成也小子識之於時見先考府君語訖泣
 然欲泣於乎安知語出不旬月遂竟爾不祥乎蒙天之罰
 不敢死既以十二月十七日前卜葬我先考府君子西二
 里中枝之山又二十年賴先世遺澤凡所欲於長錫左右

文鈔無前字莫
 下多一藏字
 垣樓藏字疑
 衍

青梅天廚罔不略備表元幼愚逮事先祖考妣祖考府君
 寬慈朴謹君子也於雲臺府君為同祖兄弟祖妣鄭夫人
 聰敏精書計於鄉貢進士諱一枝字善甫為同父妹雲臺
 府君以毛氏詩起家官四方晚始貴於朝祖考府君不及
 卒業故先考府君學於外家以外家之學學賦學成復以
 教表元戴氏起雲臺府君以來仕者三葉其以賦學決科
 則祖妣夫人先考府君之為也祖考府君有子五人先考
 府君在仲最愛祖考府君始疾以夢諭先考府君曰屬寢
 於張山甚燠而安我死汝必以是藏我既喪在殯先考府
 君於近郭之山但號張者靡不如也率不合既而踰信宿
 不歸家人惑焉一夕忽自歸曰有刻客與我言問其居居

張村吾欣其名懼失之因不及之告而往往而覩一麓甚美與吾父夢合也吾其圖諸然而無資則往謁館於大姓許將教授其子弟既館詢其麓乃楊氏之麓也房而隸之且累十主先考府君以誠謀於許曰公能以館我數年之資假我使吾親得成葬自茲而往吾悉心力以償君如約焉許亦長者惻然相成用其資佐家之所出者分致累十主又日具醴食人求其諾殫勞竭瘁迨於畢也肌顏槁削而後得葬也於乎勤矣人子於親得稱善先考府君之勤不可沒也若先祖考府君之隱德祖妣夫人之教與吾子孫之得居於剡源者皆不可以不知也苟知之不可以不念也表元因齋沐追記其事槩槩于冊以示後之人大德

十年丙午二月朔日孤表元謹記

小方門戴氏居葬記

小方門在奉化治南二里許寶化山之陰戴氏之祖居之戴氏古大族從漢晉來比比以學行顯重關河間而居江南者莫著於剡剡與奉化相犬牙譜系宜近然昭穆不可得而詳矣小方門戴氏始於八代祖曰九府君妣曰趙氏夫人七代祖曰十三府君六代祖曰十五府君妣曰徐氏六夫人皆葬龍潭宣公石橋山九府君之葬據橫坳面左地理家謂之斬關穴十五府君之葬臨低坳面右謂之盡龍穴也惟十三府君迷其葬當在眾兆中不能定十五府君始定居小方門遂生三子長諱果居忠義仇村爲仇村

戴氏祖次諱昇居縣東郭戴氏花園爲花園戴氏祖又次
諱暹曰廿六府君仍居小方門葬龍潭山高坳亦面右爲
小方門五代祖妣曰劉氏夫人事具崇寧閣石碣生四子
長諱字曰六四府君妣曰陳氏夫人顧氏夫人葬小方門
西南樟樹灘府君性寬良長者嘗以衙前役服勞縣庭一
年故平決鬪訟與譬釋勸諭而解者無慮累百家役滿日
縣大夫遣子弟擁藍輿簪花帽以華其歸樟樹灘距家七
八步其葬有崇阜左拱水縈縈環之龍潭廣度石棋盤諸
山趨迎顧揖皆合地理家又謂之冠帶穴也是於表元爲
高祖次諱宏曰八十府君再傳而絕又次諱實曰八一府
君居小方門西宅爲西宅戴氏祖又次諱寘曰八二府君

居小方門益西洗馬橋爲洗馬橋戴氏祖六四府君生六
子長九一府君諱顏次九三府君又次九四府君又次九
五府君諱辛貧而極孝讓又次九七府君又次九八府君
諱克順九七府君去居鄂餘皆不離小方門而九五府君
於表元爲曾祖以六月十三日卒妣曰六一夫人以五月
二十五日先卒同日葬小方門東北王家塘青墩青墩在
田隴間異時族聚盛田皆戴氏物墓有封樹今屬單居遠
萬一顧視之不周將爲犁鋤所及吾子孫不孝之誅何以
自贖九五府君生三子長萬一府君次萬四府君皆絕又
次萬三二府君諱汝明字叔晦是於表元爲祖始去小方
門別居坊縣絲綿行妣曰鄭氏千十夫人諱如玉初六四

縣當是郭誤
下文可證

垣按極字懷
英隱度之當
是杰之祀

府君之六子有十二孫九一府君之季子諱簡字簡之最
後以毛氏詩爲待補太學弟子員一人九八府君之長子
萬廿九府君諱杰字頤仲又字良英太學上舍附甲戌進
士乙科仕至宗學武學諭出倅溫州終於奉議郎主管華
州雲臺觀次子萬三三府君諱杏字懷英魁丙子鄉貢終
於禮部特奏名其子謙四府君諱頓字平甫復入乙未太
學先祖府君獨朴魯有至性兄弟間以房院擁隘羣議出
婿于鄭夫人夫人善父先生諱一枝妹也善父先生以詞
賦教授里中有重名鄉舉十四人時預其高選鄭夫人督
警又嚴甥孫緣外家故始皆改用詞賦業府君生丙申七
月十日亥時年七十九卒甲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夫人生

庚戌五月二十日辰時年八十五卒甲戌八月十二日剡
源張朴別有記府君生五子長再十六府君諱滌字默叟
性貌酷類先祖舊法中朝官三歲得牒上其族子弟名之
在總功親者試國子監試中補國子生府君以伯父武諭
牒至杭試一不中卽罷業晚歲自號拙逸居士生庚午五
月六日辰時年七十七卒乙酉八月二十一日妣曰袁氏
三八夫人生丙寅八月十五日子時年五十卒乙卯九月
七日次再十八府君諱灝字商叟生庚辰三月二十九日
卯時年六十五卒甲申七月十九日次再十九府君諱頡
字子美次再二十府君諱南一字梅叟次再廿一府君諱
須凡七孫在者四人而表元由居士第三子爲仲父後兵

毀無所歸己卯竟歸剡源張村東二里榆林尋奉二父葬
 榆林西中枝山袁夫人之殯則尚寄小方門西南二里張
 山下陳家園先兄桂二府君兆東旦夕當卜榆林附近之
 壤而遷焉表元因念為兒童時鄰巷無過從旬日必取間
 道歸小方門問父兄宗黨舊事頗知未離析前諸房鳴鐘
 會食縣南軒蓋惟吾族及王趙二家常相往來花園之族
 歲一見仇村之族大慶弔則一見花園後雲臺公三十年
 有六八府君諱鑫字淳父亦用毛氏詩自太學上舍附甲
 辰進士第釋褐仕至承議郎太平倅七九府君諱嘉字良
 父太學特奏名迪功郎主新昌縣學蓋纔自表元得通家
 展敘龍潭墓有山租錢若干緡麥若干斤每歲一人以其

嘉文鈔作嘉

崎當作琦

奉文鈔作奉
當以之

租具清明祭祀祭之日小方門西宅洗馬橋坊郭老稚傾
 室來羅拜墓下拜訖餽祭之餘歸舍復治酒數行果盤食
 飴雜饌如式富不敢奢貧不敢陋最後湯餅一箸而散闔
 族聚會歡諧自以為至樂花園比仇村絕近亦不至其旁
 枝居鮎崎者榮一府君諱履字元泰又字行之以詞賦入
 庚戌太學成三舍正奏名榮五府君諱元春字仁長辛酉
 鄉貢每與表元兄弟語為之歎息故表元自金陵歸即先
 復小方門特奉公故廬而居之漸欲增墓田廣宗譜力不
 暇及而止惟奉化戴氏甚繁至於明經入學決科登名獨
 小方門為然祖德深長未易俄測而後裔轉徙方張莫知
 本始缺於糾合失今弗圖後悔滋甚輒盡所覩聞登載簡

冊以示剡源子孫并錄副本使小方門坊郭西宅洗馬橋
仇村花園之益後於表元者通知而總其名曰小方門戴
氏居葬記

計籌山昇元報德觀記

人與人相羨羨而至於不可及者以其能也而有能者不
必富且貴能矣富貴矣而於物也必勞蓋有以命世之英
玉侯卿柑終身之榮而不能得山林隱逸一日之樂兼其
樂矣而人之生必有死死則羨者始窮而人之窮者欲不
可窮也而神仙之說興焉神仙者於世之死不足爲於世
之榮不足有於世之名區勝壤殫人力所不能至者空飛
勾出無江湖之阻寒暑之變資糧車馬之煩而皆得信其

窮者二字別校
本均塗去

所往又能長有其樂而不死於乎是豈不知可願哉然自
秦皇漢武以來疲精畢歲以求之卒無見者而幽閒荒寂
之濱枯槁之士往往有忽然而遇無意而得者焉余自四
方之事及經喪亂所至見佳山水不一每從樵夫獵人訪
知爲古來名跡則爲之徘徊瞻眺不忍舍去所居敝廬抵
道家所稱四明洞天者遠無數舍歲時過之蓬蒿没人猿
鷗宅焉私歎安得瓊臺玉宇也而辱仙人居之乃聞吳興
山水清絕之鄉有計籌之山當餘英之東南古禹氏國之
要衝崇峯秀壑峭立天外而棟宇雄嚴與其地稱竊欣慕
之問山之所由得名則地志以爲越大夫計然嘗登此山
籌度面勢以營隱居久之道成躡山顛危石乘雲而去至

致文鈔作置

漢而葛元煉丹其上故常有雲物騰騰然護其丹穴天朗
 夜清吳人候望金丸之光以占豐年問棟宇之所以盛則
 初也有壇尋丈以行鄉民崇祀既而壇廢既而復置為觀
 宋紹興初和國楊武恭王即觀之故而新廣之始有肖像
 之地退食之堂棲鐘之樓巢經之閣與凡所以居止供具
 始莫不備問居之之人其居之所以能久則當武恭之時
 毫有祖君慶章王賢其人以禮聘居之為致永隆仁和之
 田為頃贏二十有八武康之山為畝贏五百以充其用乾
 道丙戌之春太上皇為枉車駕幸其山中又為內出御書
 經文及他錫賚為寵祖君之後始改今額為昇元報德而
 居昇元者一軌祖君之道最後得當塗杜君道堅王之五

校本作以道自

世孫頻祖賢其人又為致山壤之田并昇元若隸昭忠廟
 者為畝贏千又有所謂科儀田經始於祖君以來諸人至
 杜君益成之為畝贏二百山為故而田如先其山川若是
 其人之為也若是而昇元之美始完余嘗思之夫何必為
 仙人翱翔是山之中而後為樂誠使憂患不加毀譽不至
 得為昇元之徒揆是山之毛以為衣挹是山之泉以為漿
 已不翅王侯卿相所無之樂矣然吾聞神仙者不遠人凡
 與人居行而人不知不必專在溪山窮谷之間亦不必以
 世俗心窺之謂其欲長處以自全今道家言神仙宗老子
 雖於計然也亦云得道於老子其遠事不可知而吾讀老
 子書有慘然憂世無繆之心其言忌取物多以有力為苦

垣按叩与扣同
訓發問徑傳
皆作叩

將憂人之憂而自爲者樂乎抑皆其無憂而後能樂乎它
日余持此說也從山中之人叩而學之

程母二夫人祠堂記

自宗法廢士大夫不幸而無子則取之他宗比其諱之也
緣飾覆護若固有然余獨見蜀鶴山高魏氏台西澗陳葉
氏合二族爲一家歲時子孫衣冠朱紫通祠廟聯昭穆班
拜齒坐上不誣其祖下不沒其親如秦漢前分注別籍而
相展敘者禮有緣於人情可以義起其謂此類哉江東醴
陵教授程元憲見余言其二母氏之事元憲故弋陽鄭族
而貴溪程出也程夫人之父禮兵曹掌故用經術兩貢于
鄉入太學釋褐稱江南名儒委家政於翁夫人程夫人爲

掌故之謬舉
幾於言人滅節
元憲之併祠其
母則二本也此
文固不當作

女甫十齡輒能代二親經紀中外事化艱險爲饒裕旣長
適鄭鄭亦益睦當是時程夫人之仲弟今將仕公之夫人
邵氏亦賢淑嫺禮度與程夫人相善縉紳間號孝義程家
憲府嘗列上其事乞褒顯值改物不果旣而邵氏無子掌
故公夫婦年且七十每享先廟卻顧淡念憂形顏色會甲
戌歲程夫人攜諸甥歸寧見元憲方亂奇之曰必以是爲
吾賢婦嗣且吾女雖鄭歸程氏家由吾女而立不可忘程
夫人以姑婿辭明年程邵二夫人相繼卒掌故公夫婦固
請于鄭得如言以童孺持喪行服乙亥秋九月也後三十
一年當大德八年甲辰於是元憲歸自醴陵旣閱歲卽高
守塢郡夫人之墓西築堂以併祠程夫人供養鋪設種蒔

郡抄本作邵
垣按邵是

布植一一如式旁祠置田若干畝以充祭薦守護之費初醴陵以乳泉得名其泉不時發父老相傳有異人至其地則發醴陵升州設教授自元憲始庚子春山亭落成而泉發于亭下凝碧如染因名亭漾泉中都官部使者州長僚佐學士諸生徵圖作歌以相推美及是以名祠前之池亭所以申報稱寄思慕之道甚備而不鄙辱諗於予噫嘻此固疇昔所常惓惓於緣情起禮之歎者也元憲年方強仕有才學能不遺其本益取德義道藝倡率程鄭子姓使兩家賢俊雲蒸霧滃他日軒車駟馬修宗合譜於高守之亭者纍纍百世而不絕後之君子夫豈惟高魏陳葉是許將程鄭闕闕附焉蓋皆漾泉之餘澤也耶其年十二月十日

剡源戴表元記

固海宿雲山崇勝寺記

道奉化鮎埼西南五六十里有聚曰固海有山曰宿雲有寺曰崇勝山起鎮亭因盤枝披爲大小橫山蓬島安巖馬鞍龍髯珊瑚墟之屬千縈百折而後至於宿雲傍峙一麓且伏且昂土人目爲鎮山頭若與鎮亭相首尾者自此外薄爲海而山止矣山止則氣必聚前此構寺者取於宿雲率面之以爲對旣而掖之以爲右三易而負之以爲背趨迎按據始與山稱寺之額自唐天成三年名固海院宋治平一年改今名寺之棟宇興廢則有璋禪師者實爲開砌第一祖而不知其所從來屋久且敝嘉定間妙聖師一徹而

一年初本作二年

新之惟大殿爲故物。至元丙子之兵，方丈祖塔外皆以毀。廢祖森師乃重建法堂庫院諸室，儲材蓄工，將以次營懺殿，立塑像。前寺主文彬師亦擬於道場上飾觀音自在像，漸漸可以完復舊觀。而森師逝，己丑二月，鄰境盜發，寺屋自方丈祖塔及彬師下房外，又皆燬。于是，一正師劬勞擢節而重興之，以成。戊冬建庫院，又二年壬寅冬建懺殿。文約師建臺門，長者天台蔣邦佐建法堂，丙午冬建香積廚。馬溥建大釋迦像，諸餘藻飾位置，以至祝釐禱災之處，凡寺之所須，無不具備。寺之田產羸縮，則舊籍僅二十有六畝，山一百畝。慶元元年，曇彥彥師始於寺東青山西得海成田，得若干畝，繼而妙聖師聖於川塘南築月浦，得若干畝。然

猶不給，迨一正師又積累增買六十畝，有奇，以充長夏口供。由是晨昏鼓鐘，寒暑鼎鉢，纔成叢林，而於後協贊傾貲助役者，僧如日如月也。及是耆宿文采等，以狀載顛末與其諸老之績，若一正師之行實來求文以爲紀。記一正師之居號蒙泉，奉化澤者吳氏子，年十八棄家投寺，僧如岳爲比丘，稍長，講學於南湖安道寧法師華亭西巖伊法師，有賢名。丙子歸盡思蘭若，奉乃祖彬師。師逝，繼主其席，兼主宿雲者十有三年，逝以丁未正月。窆附月浦祖塔側，壽五十八。嗣三人，允聽允時允中，師爲人天性崇重，接物無親疎，一以慈恕蓋狀之。云云如此。余聞宿雲山久，山南古仙人種梔林燒丹洞，靈跡接踵而有，竊以爲四方之事，可以

老息若此山州里之中、簞笠屏履之所不及、固不得捨寺
又當台明孔道、要會多遊、從開堂振錫、先後多得賢主人、
旦夕幸身閒健、或尋靈運穿山之蹤、繼與公登隆之賦、而
庶幾見之、遂不憚以文爲之、先容云、至大戊申之後十一
月既望記、

天壽報本寺記

奉化剡源之山、起會稽、略天台、穿連山界、嶺石門南東行、
累十百千折、然後達于班溪、堂皇曠夷、扈衛偃伏、行道之
人、皆以爲宜棲禪林梵坊、而未有領會之者、余近過其地、
則風煙林莽間、朱碧翬煥、鐘魚有聲、問其廬、曰天壽報本
也、問其剏之僧、曰正思也、問規構、曰剏荒萊、揭隆棟、有若

構誤當作構

勾成、凡室之於殿、堂廊廡帑庖、像之於繪塑、器之於
食用、諸物無不具也、問產殖、曰田之可稼者爲畝二百陸
地、山林之可藝可薪者、通爲畝百五十、朝夕之饘粥、公私
之靡費、可不至缺乏也、問歲、曰經始於大德癸卯、距乙巳
落成之日、無幾時也、於乎據形勢之要、擅工能之巧、謀敏
而業宏、心精而慮久、是何不動聲色、而倏忽變化、魁偉不
常如此哉、世儒多言浮屠法能絕私去累、無愛惜戀慕於
心、故遇事往往堅決、不就不止、又所與遊、盡江湖之交、多
閱於土風、而熟其向背逆順、故所爲而成、所成而善、是不
盡然、思師於班溪、爲鄉里毛氏子、父諱某、早世、兄弟五人、
最少者亦爲僧、曰清瑞、思師自其幼年、母邵氏卽割愛命

之薙髮易服復與之經營之資曰他日我老願汝築一庵以養我師受其言庵未成而邵氏沒日夜念之不能忘於懷清瑞師懷之爲助鄞田若干以起其役功用克集庵之考卜師耳目所自悉其初本以居室之名名靜山師以庵籍校之奉化凡四五百區今存者纔什一非壞於故家子弟則同門僧挾強懷妬以破蕩之遂以公櫨上聞乞易庵爲寺而得今額其名義蓋上申華封之祝下存凱風之思云寺僧相傳用甲乙思師之下曰拱辰曰自端其世世以次謹持之俾勿替至大改元孟夏七日記

法華寺興造記

奉化僧刹以名跡著稱而人所慕遊者東岳林西雪竇二

積宜作積

刹相望六十里修溪隔之峻嶺轟焉或值霖潦凍雪進不得達而退無所休自余爲兒童時聞患此久矣後十年過之則當二刹之中日峯之西南有法華接待者建屋廬儲饘餐以爲行路之憩食又二十年過之則前鐘後魚左巾右鉢崇殿修廡層軒複院騫高聳躍峩峩然成一寶坊梵宇矣訊其事蓋法華僧前後二師者實爲之前師曰妙森後師曰文問前師於時涖日與其賢主人趙二卿者相善二卿爲之捐糧以補竭資力以勸施久而邇乎遠悅輸助恐後遂卓其趾爲唱法之堂爲炊饗之庖爲偃勞之室旣而二師圖所以永久也前師居治如故而後師持函遊從江浙間富豪乞求贏餘歸營子本以貯田產由是法華之

舉漸立而前師病垂歿力憊求後師于臥榻側瞠目囑以
吾二人握空拳為江湖豎津梁不可中輟意後師答以盡
力當如言即瞑而逝宋咸淳辛未歲七月五日也數經始
之年當淳祐乙巳至此二十五寒暑矣後師嗣為之益增
田拓址裒材展工又凡二十五年然後緇流居游出納之
所像設妥侑起止之位法屋拱衛莊飾之序大小靡不完
備與奉化諸大刹等伏臘朝晡百需之費亦不假求外而
給於是略可如志而後師又病又力憊以艱難繼紹事宜
囑其嗣若珣輩而逝其語如前師加苦元貞乙未秋七月
十八日也後五年若珣輩懼歲久墜其遺言而先勞之不
可不紀橐事狀底裏來請文誌諸石余惟一法華之有無

別本校謀同
句下疑有訛
字垣按謀同
助勞肯分作
兩句讀義二
通

在宇宙間不為損益而其道之所由興廢可以為世之勸
戒方是地之未為法華接待也人見其荒榛野草固不知
有今日之盛雖二師往來顰呻霜露中時亦何敢以為必
濟謀同助勞肯分志廣而眾不疑故能赤手竟成之然又
必須五十年之相繼事始不廢孔子稱如有用我者期月
可也三年有成稱王者必世而後仁稱善人為邦百年可
以勝殘去殺矣而孟子稱大國五年小國七年至要其大
期則謂五百年必有名世人之行志待五百則已遠任之
者復要之必世而三年五年七年期月者皆是也而功卒
不立孤行而少與多嫌而數易故吾儒之齟齬什有八九
為二師之徒所笑無足深怪二師皆居鄞之通遠前師周

氏受經金谷空相壽五十有五後師戎氏受經城南能仁
天壽壽七十有五藏骨異塔合亭在法華後鳳凰山上大
德四年後八月望日記 後半持論本諸放翁

剡源集卷第五 乙丑五月二十七日校

剡源集卷第六

記

杭州祐聖觀記

元 戴表元 撰

祐聖觀在杭州城東隅宋淳熙三年丙申歲所創也越再
乙未當皇元之元貞元年今靈妙貞常崇教法師王君壽
衍被璽書之寵來領觀事始至睹營繕事劇即勤勵自刻
完缺飾廢不期月績望大孚乃從遺老按問故實而記載
之詳泯然無聞乃愕然而作曰噫茲寧非缺歟蓋觀之地
舊有明遠樓者阜陵嘗讀書其間後移為觀以崇奉祐聖
香火為百姓祈福仍賜今額以道士仇君安一主之然館

庶徒具而資糧不充屬杭尹若漕以時時經紀之而已又
 後壽成后始許以遺命撥養田二十餘頃之隸仁和臨平者
 歸觀慶元四年戊午觀始有產籍既而端平元年甲午有
 栖霞何氏一區之山林淳祐三年癸卯有錢塘界田界石原園
 麓二千餘畝俱以恩澤得之然後化者有歸而食用無乏
 嘉熙元年丁酉夏民廬火觀遂延燬藉有司之力期歲復
 舊至元十七年庚辰冬復燬惟門臺及陸君宗補虛白齋
 存焉於是陸君竭囊橐躬畚鍤晝夜興緝緝大人長者聞聲
 胥應時則有若平章政事游公副總管張公援助為多荆
 榛瓦礫中百礎齊築工殫力疲而法師適來若素後繪若
 耕終畝凡陸之規修廊崇殿叢房複宇罔弗周舉最後乃

沉悞忱今悞

架方丈之室丹青絡連簪裳遊棲薰脩有憩朝展有次歲
 時朔望羣瞻輩趨琅璈之音檀忱忱之氛風行雨溽靈旂神
 樂陰翳閃爍鬼鬼乎信藩都之勝觀仙真之珍宅也夫由
 曩之創則重勞由今之繼則倍善誠盍亟圖之以傳信勸
 遠爰相與斲石來請文余惟神道設教所從來久矣而是
 觀韜藏俛仰於百有餘年之間名字若存若亡主者自仇
 君後且十七易及今始適遇其時而興又適得其人而盛
 是殆非苟然者然古之至人常以道超世不以世溷道跡
 其天游神運逍遙揮斥自當渺八荒為一室閱千紀如一
 息去畱伸縮無不如意而暇計較于區區名跡之短長乎
 惟至于有生之必有寄有寄之必欲安且久雖甚曠達誰

能忘之。此紀述之所以不可廢也。因不辭而為文，俾刻之。大德五年辛丑夏六月既望，剡源戴表元記。

婺源羊鬪嶺施水庵記

徽之山由閩出，其縣連東行，千委萬折，將舒而為婺源也。五嶺截焉，氣雄形渙，脩峭阻阨，而其塗為三吳百越商旅之所必經，加以霾霧暑潦風雪之蒸薄蒙冒，前無停居，後無行羣，則螿蟲惡獸異物隱見駭惑，不可睥睨。往來者胥以為病，有土人洪君覺震，當五嶺之中，曰：羊鬪嶺者，躬刊築之勞，創精廬若干楹，以休行人之艱憊，又烹汲茗飲以沃其渴，煩既又懼功惠之不旣，為捐稼田為畝者五，圃地為步者二千一百六十，使學道者徒守而居之，於是人之

僧先王之政雖不
修而洪君之志猶
合於任恤之義可
也墨氏要之無取
若施之僧徒則近
之

有役於婺源者如無五嶺之險焉。余嘗見世儒非楊墨氏楊之持己堅，墨之徇人廣，而要其終俱不能以無弊。若洪君之不憚疲其躬以濟物，不近於墨氏之道者耶？而人何由非之？蓋當先王時，斯民之行者雖累千百驛，山不逢虎兇，水不憂蛟龍，疑也有鑄之以象，迷也有指之以車，阻也有達之以節，勞也有止之以舍，飢也有輸之以食，使洪君生於其間，雖欲行墨之道，如今之為其何所施乎？然若是者，世必有真儒能為之顧，諸君談何容易，而洪君之事近在目睫，不可以不紀其始。使來者始有攷也。五嶺於婺源為著，其外有回嶺彌險，前是洪君既嘗廬之，因附書焉。大德五年歲在辛丑八月既望。

重建瑞龍威德寺記

信多名山。山尤名者，往往浮屠氏居之。有居貴溪之瑞龍山者，曰威德寺。相傳天將雨，卽有雲氣蒙蒙然吐其上。旱歲有司爲壇墀，請輒應。由是以瑞龍名山，而寺額取神靈潤澤之義，如所稱寺。蓋爲民而設，非尋常崇土木聚緇褐而已。然郡志於貴溪載威德寺，縣志併載寺田五百五畝，而皆不詳其所起。惟僧家以爲昔馬祖禪師實始開築，寺久且廢，田歸豪家，雩祭之跡亦少。而瑞龍爲空山矣。乃至正己丑歲，今天寧主僧妙薰自鉛山西林歸，道途所經，目悟心動，會詔旨許所在興葺廢寺。有侵疆匿產者，詰其罪，於是夷荒發堅，鳩良役，能凡經營六年，門臺廊廡、堂寢房

帑，洎諸莊嚴像飾之制，靡不完麗。簞錫往來，鐘魚朝昏，儼然與承平梵宇無異。此一瑞龍山也。以昔焉廢之之易，而今焉復之之亟，何居是不繫其人乎？萬家之邑，百里之城，視一寺爲大也。居其位而不治其事，問之則曰：吾志非不及此，權不得獨爲也。今夫妙薰師爲之，不因其素治之，不當其任，謀與于邂逅，功成於咄嗟，劬躬悴心，先施其勞，而後食之。及旣去來，天寧則以授其徒之嘗同宣力者，廣燈廣授，廣猷大臨，崇矜等使次第補其處，行藏進退從容，治辦豈不聳然異于人哉？師字少白，閩儒家黃氏。寺成之九年，遂來索文爲記。因爲畧敘本末，若證驗文，續傾助氏名，它石具焉。大德七年歲在癸卯五月朔日記。

巧抄本作巧垣按
字書無矜字疑
矜之說見札記

邢州秀野堂記

邢臺王成父自其先大夫築秀野之堂於所居之里洎成父長成而能仕以材選佐使江南乃及與余交而問記於余余嘉其意不得辭則本故實據古昔爲成父講之先王之時人無不農凡操耒耜服稼穡者通謂之野人人皆農而何以治之於農之中擇其秀者以齒于學以錄于鄉以升于朝其尤秀者爲大夫爲卿爲公而通謂之君子孟子所謂非君子莫治野人非野人莫養君子此其別也漢始以秀才名科然亦不廢力田孝弟諸目自是有公府辟召自是有九品中正其所取之人載在史冊往往由草野得之非皆綸巾羽扇唾壺塵尾以清流自命也科舉任子

興然後一切鄙農不爲余之少時身預斯弊中原風俗則非江南可比三河尤爲豪傑義士窟宅想見王大夫名成行尊倦遊東歸有意於斯堂而營之也神馳大行之飛雲目遡漳河之流泉下車舒徐巡按阡陌班荆從容問勞父老禽鳥往來花竹左右一時功名經濟之懷收捲淨盡平生交遊故舊聞堂成而落之烹羊羔糝伏雌彈鋏擊筑醉舞起和而歌噫嗚於是公罔揚鱣張老進祝舉過庭之異聞修飲鄉之旅語雍雍乎于于乎其尙友溫國徵名洛園而徜徉於秀野也然乎豈不然乎成父之材之能仕余所聞而知也抑成父有所受之而然而余之知猶未盡也士何用專以材得名亦何用以能仕爲材成父願斯堂之名

後半收攝前半
議論不上

而常自省焉。

徐氏報恩閣記

文甚美

人道之至親無踰於父由父之親而類之凡父之同父皆父也皆父則皆親然先王制禮獨許爲父廟而諸父不廟者尊各有所專也皆親以順其情獨尊以嚴其義而禮始行又當其時生閭里死族葬服盡者舉同爨之總屬遠者預四宗之祭想見世家族聚雖百代可以不散而况羣從尙近之親乎後世宗法先壞人無貴賤以析居異產爲俗以第五倫之賢而愛衰于兄子謝太傅之義而哀廢于期功他何望哉弋陽徐君覺民嘗爲予道其伯父思齋公之事徐氏初以儒儉起家迨覺民之生十一年而喪其所天

思齋公撫之猶子也爲之督業爲之聘師爲之典衣鬻田以供其費比長爲之通名于鄉先生謝禮部張教授之門以盡其藝藝成而科舉廢公亦與世辭矣於是覺民兄弟既葬公于里之杉木原有司上其名而官之遂教授信州再轉尤溪遂昌主簿而家且日肥覺民曰吾微伯父之賜不至是圖所以寄其慕思者杉木原之旁不半里有寺名中山乃於寺東偏剏飛閣三間嚴像設潔龕几崇鼓鐘割上肥田十畝以予僧俾諱日以其禮祠之而聽徐氏子孫會祭閣成扁日報恩夫此何足言報抑聊以志不忘焉耳如是既定覺民不自安以問于余余曰此雖非先王之禮而猶先王之意也不然儒家者力旣不能置宗法又不許

備廟人人各親其禰。世世愈遠其祖而覺民之一再傳不復知。有思齋公矣。覺民其忍乎。君子于此不惟當姑許之。又當獎成之。使為尊者知恤其卑之。有報為子姓者。知不遺其旁親之為美。於以扶人倫。勸世俗。宜非小補。閣扁某公參預所書。其割田件目。剗閣月日。載在租籍。此記者宜不著。

此樂堂記

從辭白堂詩法不以貴加不以窶損二語却與後半兩個頭緒

弋陽徐覺民為尤溪主簿。時太夫人年適七十。覺民歸而率其子弟諸孫奉觴為壽。懽如也。顧舊堂頗迫隘。明年因其後隅闢而新之。為个五為楹十二。魁淡廓方。有翼有容。遂取白樂天對酒詩中語名其額。曰此樂堂。而屬余為之。

記余惟天下之樂出于力營勢致者莫不皆有淺淡豐約之不齊。而惟奉親之樂得于中心之誠。然不以貴加不以窶損。迨乎情真事愜。適無牴牾。則單門素士之養。或有王公卿相之所不及。樂天名位固不為甚高。其清才至性發于懽暢。形于歌詩。鏗鏘膾炙。轟人齒頰。覺民有羨于此。而取焉無所不可。抑區區之論以為覺民似不必甚羨于樂天。令樂天在固將求為覺民而不可得也。何以言之。樂天奉母時家貧俸薄。嘗從禁林乞兼京兆戶曹參軍以便養。淒涼酸楚。聞者憐之。後來祿食稍充。居饒園池。樂備絲竹。則其樂日與賓游。僮伎共之。而不及親矣。新井之篇為母受惡。一斥司馬再遷。分司逃讒。畏譏浮沈。終身兼之。門清

垣按供當作共
音公具也張音
帳設也見漢書
紀傳志好放此

祚薄子息稀絕晚節寂寞自同枯禪而何樂之言乎今吾
覺民官雖淺足以行志居雖僻足以全真進無簡書之憂
退有山林之安而太夫人自其盛年秉節勵操勤勞之獲
積成豐餘貞烈之苦舒爲康怡歲時晨昏問安展慶綵衣
盈前含飴擁後意動而甘旨具頤指而供帳給計人生居
處承順之悅一一無所虧缺豈惟樂天愧之將世之凡爲
人子者舉願爲覺民此樂而不可得也古者朋友比兄弟
之義將登堂拜母覺民於余不可辭乃次第所欲陳之云
云以先之而因以爲記大德八年四月既望

冰雪相看之居記

吳成季法師之居在京師崇真宮客有疑于冰雪相看云

者以問之其人臆之曰法師厭紛囂羞溷濁姑有取於天
地間清物以爲洗心盪目之玩焉耳何疑乎其人之羣有
學道者聞其人之說呀然而笑曰噫是以世議相短長可
也烏足以盡達人之云云哉且子以爲冰雪者孰爲之曰
氣爲之曰氣孰爲之曰水爲之曰水盈於天地間爲雲爲
雨爲霜露之屬皆是也而得爲冰雪而可常常玩之乎曰
冰雪之可玩者以其爲水之變而愈清者也曰水變爲冰
雪而愈清不曰冰雪又變而爲水乎蓋嘗靜而思之冰雪
者水之迹水者天地之迹天地者太虛之迹太虛者氣之
迹人以其迹與太虛之迹相摩不啻百千萬塵之一息其
偶然得氣之清而能以功言行業著稱於時而超異於流

輩者亦猶水之偶變而爲冰雪也。名成志就，得其憑依，享之長年而有後者，冰雪之近於人而收藏稍久者也。俯仰雖不愧于幽明，而憂讒畏譏，名不能終全，志不得盡遂者，冰雪之難成而須臾以滅者也。全貞守素，淡潛不市，以自善其道，冰雪之處于空林邃谷而無斧斤之戕，風日之爍者也。然是數者皆不能不化，雖不能不化而其爲冰雪清氣長在也。抑其說何止于是？吾遊於世而知夫人之可貪可慕者，無如權貨勢祿大之英雄豪傑之所必爭而小之不免爲愚夫愚婦之所共惑。當其疾趨而求重關，而肩莫不以爲難致之珍，不拔之業，而由吾觀之，經於吾前而不醉于吾目，蕭蕭然冰雪之不若也。故冰雪一也有化之于

迹有化之于無迹，有迹之化，吾前之說也；無迹之化，吾後之說也。吾常見儒者不涉吾道家門戶，以爲恍惚怪誕，故其事難爲言。吾道家所居有瓊林珠玉之雕飾，夏暑不能使之暄，冬寒不能使之凍，窮其飛騰變幻絕跡之觀，希世之須，何境不可遺，何求不可獲，而况區區冰雪之玩，欲有即存欲無即無乎？而公等何以疑之？於是客與其人者，駭歎愧謝，知世外之學果有所未盡也。託余述之，而文之以爲記。

晚香堂記

番陽樵隱吳君作新堂于壽櫪山所居之西，偏種菊，其間而名曰晚香。其子法師與余遊，以書屬爲記。蓋當其時，公

之年與夫人之壽皆七十。法師自禁林得請歸，奉觴稱慶。朝廷之近臣、江湖之名儒，凡能文詞墨翰者，俱有餞贈以相褒美，誇歎華編巍榜，照耀山谷。文軒貴驛，震動行路，以人情論之，意亦可以娛遲暮，暢憂鬱，而不愧于其名矣。法師曰：不然。吾家居^壽懋山，幾餘二百年，自樵隱公以上，世有厚德，不戚戚以居，不汲汲以趨。於番陽盛時，朝朱暮紫，東印西組，人無寧蹤，而樵隱公處之恬然。及今，詮改舉罷，驅馳之事盡息，而吾樵隱公恬然猶前日也。顧作一區之宅，以避寒暑，燥溼，前有清泉，盤石之觀，後有脩篁茂樾之美，行豆觴業，誦絃于其中，已不啻足。必於耳目欲有所增益，將世情何物不可願，而獨取夫菊，殆微懷淡泊，偶自相合。

構當作購

耳而何他說之云乎？嗟夫，物之無情，不如人之有欲，自垂髫以至皓首，余見富貴家多矣。名園甲第，遷奇花構，怪植千金之資，萬夫之力，聘致惟恐不亟，裝飾惟恐不侈，歌鐘未休，老憊且至。幸^及乃有賢子孫扶持之，僅僅猶可自保，此不待遠取而知也。而吳氏隱德盤薄，停蓄至于二百年之久，可謂晚甚，猶徐行廉取如是，天豈不愈念之。而士大夫聞晚香之風，亦可爽然動心哉。是爲記。大德八年秋九月四日。

先天觀記

信之龍虎山，以僊著學，僊者附之，而居枝葉，聯不可勝數也。曾貫翁作先天觀於其山之南，役最後地，最僻境最

休誤以木此刻

勝其初也人皆疑之終也人皆奇之貫翁曰噫嘻吾何意
 于是乎哉蓋吾生而畸孤年未衰而倦遊交雖多而寡諸
 以為既不願有求於世徒得數弓之宅一夫之田奉吾師
 香火而休焉已不翅足顧便近地不可得會有以山麓售
 喜而質之則樵者捫巖而蘇耕者焚林而畚其艱且勞如
 是而何以為居然不敢決焉捨去為之盡力攀陟一睨忽
 然而堂皇開突然而輔衛立問其名若仙人岡塵山臺山
 天應山之屬平時想像於煙嵐渺沒間者一一近在目睫
 心不能無動遂乃銖累寸葺自經始于庚寅明年辛卯精
 廬成又明年壬辰中堂成越十有三年甲辰祖殿庫廡門
 臺諸室俱成澗徑自水口發至觀前可三里水縈縈四時

不絕流遡鶴飛臺下少東第一橋曰雙清其南日月泉益
 東第二橋有成石如船俯澗中曰雲闕而遡少南第三
 橋曰桃花流水益南又橋道院北折滙一巨池曰長生先
 天觀門臨焉過門益北折而西曰粟中又折益西曰自
 然亭自然之西南曰深處躡深處陡上巍屏矗張正與
 僊人岡塵山相客主曰雷壇俯壇而西南曰雲庵曰逍遙
 眺琵琶峰可企而摘也復南俯一圓池曰魚我魚我之頃
 曰天風雲外其東下曰元圃益下橫二泉楸而瓠腹者一
 瓢餘流為丹出二泉右可以第四橋左可以長生池也諸
 名或亭或不亭或扁或虛大略使人遊其中如循環無端
 觀傍田可稼者余百畝田上山破荒發堅悉種花竹雜果

余疑餘祀垣按

周札地官委人
凡其余聚以待
頒賜注余同餘

木今皆滄然成茂林此吾居山之顛末次第誠不料得至
於此而人何以疑之復何以奇之乎吾始聞貫翁賢願親
之及承其言儉而慈靜而真信乎其有道高君子也古之
爲僊者不擇地今所稱琳館往往爲人指目者其先固皆
荒巖絕谷不通車轍馬迹之處意有神物祕惜待其人而
居之如貫翁之於先天寧非是耶寧非是耶請以是爲記
大德八年九月日朔旦

虛室記

公遠疏以虛室名非真能虛諸所有者觀後論老子莊子
可見

人情之至不能忘者莫如身因有身也而不能忘其居因
有居也而耳目口體百物之須舉不能忘焉因有耳目口
體百物之須也而貧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貧

賤者思足其欲富貴者思固其獲而世無閒民矣臨川危
公遠法師與余相遇於玉溪之上曰若我則庶幾免於斯
矣余聞其言固心異之閱一年而以書來請記其所居之
虛室嗟乎公遠乎子之室其既真能盡虛之耶抑方將有
諸而遂以漸虛之乎人之一身寄于茫茫行于冥冥得有
其室實難有室而能虛之尤難有而能虛虛而不失其有
尤加難焉公遠生于世家左元右史前道後術少無科舉
利祿之賊長無妻孥產室之錮所謂耳目口體百物之須
仰於世者甚簡使之富貴可以知其不遷使之貧賤可以
知其不怵而又出門盡見天下之名山大川登堂則縱交
四方之公卿豪傑凡老師宿儒經生學士白頭羨慕而不

得如意者不勞經營。悉萃几席。餐芳襲腴。奉寄攬秀。天爵之華。內美之珍。無物不具。公遠方守之。以謙取之。以廉薄積而厚貸。多穫而少穫。其爲室也。可謂之有而能虛。虛而能不失其有者。非耶。雖然。公遠爲老子學者也。虛室之言。出于莊周。莊亦師老子。而老子之虛。與莊周異。老子之虛。虛其德。其言也。憂世以爲慈。同物以爲和。譬之與天地。八荒萬象爲一室者也。莊周之虛。併其言而虛之。久則將使人傲世。逃物而自居。其福譬之欲以天地。八荒萬象爲己之私室者也。公遠其審擇于斯二者。而居焉。大德八年孟冬。旣望。

乙丑七月二十七日

辛亥冬月

剡源集卷第六

道光乙巳首春下旬炳垣點讀是冊畢

薛